思想与時代

第五十期目錄

今日世界之二強　李旭旦

史汀生論美蘇關係　張其昀

略論南京市區的發展　勞　榦

工業區位述要　李春芬

希臘海拉克類托士唯動主義的宇宙人生過程論　嚴　羣

古琉球確即瀛洲考釋　梁嘉彬

評朱伯康著「中國經濟史綱」（書評）　朱傑勤

今日世界之二强

李旭旦

假如說美國是「天之驕子」，那末蘇聯就是「時代英雄」，實在說來，今日的世界并沒有什麼四强或五强，只有二雄並立。德國日本是戰敗了，英國的勝利代價是帝國的崩潰，法國中國戰禍深重，方求亟亟自保，只有蘇聯和美國左右着世界的政局。

歷史和地理是研究政治的基礎，今日美蘇二國的爭霸世界，是一件歷史事實，也具有地理的因素。

一、優越地位

以地理位置言，新時代的位置，價值和舊時代不同。美國介太平大西兩洋之間，進可以從顧歐亞，退可以自守新大陸，自海權時代以來，即居於優越地位。空權發展，戰略要地轉移於北極附近諸地，美國急起直追，與加拿大攜手，合力佈置北方防務；復經營冰島以控制大西洋與北冰洋之門戶，建設阿拉斯加，以守望白令海峽。冰島與阿拉斯加有如美國巨人之左右二掌，舉臂可以掩護心臟，左右逢源，進退自如，在地理位置上形勢特優。

位置優越與美國可以爭長的，只有蘇聯。我們試取一以北極爲中心的新地圖觀之，控制北極圈內北冰洋海岸，蘇聯占了一半，美國加拿大和挪威佔了另一半；美蘇兩國平分着北冰洋，也就是平分着來日世界的交通基線。

蘇聯在海權時代本是一個地理位置最不利的國家，波羅的海給德國所封鎖，黑海的出口在土耳其手裏，太平洋岸距離遙遠，一年之中大半凍結，漫長的北冰洋岸在那時是毫無價值。蘇聯原是一個沒有海洋的國家，在海權時代它沒法在世界上露頭角，它只是一隻偏僻的偏廳。彼得大帝在皇宮中總覺得悶氣，他說這屋子沒有大門，人會窒息死的，他替他的國家一生努力也只在波羅的海開了一扇西窗，又在海參威開了一扇東窗，空氣是流通了，但出入還是非常不方便。

現在好了，飛將軍從天而降，空中交通循南北而不循東西，它那荒寒冰凍的北冰洋岸正迎着空中列車的來往，從北歐的摩曼斯克到東亞的彼德羅伯夫洛夫斯克，繞了半個北極圈；大門遼闊，空運暢通，門對面隔一個緊小的北冰洋，就是美國和加拿大，隔海相峙，爭露頭角，憑着它優勢的新地位，足以和美國相頡頏了。

二、遼闊的領土

大英帝國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但這個帝國事實上已分裂了。加拿大澳洲相繼自立，印度埃及和緬甸也脫離帝國而獨立。第二大國蘇聯已升到第一位，今日的蘇聯佔據地面八百四十餘萬英里，比第二大國的中國大了一倍。美國比中國略小，約三百六十萬方英里，中美蘇是世界三個領土最廣大的國家，次之就是巴西三百二十萬方英里，加拿大三百五十萬方英里，澳洲三百一十萬方英里，印度一百六十萬方英里，除此之外，世界上就沒有超過一百萬方英里的國家了。

在帝俄極盛時代，蘇聯擴張領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共有領土八百六十餘萬方英里。歐戰結束，俄國革命，芬蘭、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宣佈獨立，比薩拉比亞歸還羅馬尼亞，西部一大部領土劃歸新生的波蘭，共減少四十七萬方英里的土地，故革命後的蘇維埃政府僅控制八百一十七萬方英里，直至一九三九年止，領土無任何變動。自一九三九年起，蘇聯復急劇的向外擴展，前曾爲帝俄轄下而於革命後失去的土地近二十萬方英里重新併入，其中包括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比薩拉比亞，南庫頁島及戰前屬於波蘭及芬蘭之大塊土地。此外，東普魯士的哥尼

斯堡，外喀爾巴阡，烏克蘭，中國西北角端的唐奴吐瓦及日本北部的千島列島，共計面積九萬方英里，也首次收入蘇聯版圖之內，這短短幾年內，不知不覺的增加了二十九萬方英里的土地，也就差不多增加了等於三個英倫三島那麼大的地方，在政治上受蘇聯控制的外蒙及東歐諸國自不計在內，總計今日蘇聯領土八百四十餘萬方英里，形成完整的一塊，佔世界總陸地面積六分之一，是法國本土的四十倍，英國本土的九十倍，這個國家眞是碩大無比的了。

美國領土較我國略小，但和中國本部廿三行省比較尚大半倍，又因地處中緯度，兩面臨海，沒有過於乾燥及寒冷的地區，耕地面積反較中國或蘇聯爲廣，此次戰後雖失了獨立的菲列賓屬地，但還佔領着冰島及太平洋中前屬日本諸島，控制着東西兩洋的軍略要地；加勒比海及中南美諸邦不啻是美國經濟上的殖民地，在戰時復可利用加拿大基地，以保衛國土，在領土的佈置上，是足以與蘇聯較量的。

三、廣大的平原

試打開一幅世界地形圖，我們可以看到非州是黃黃的一片高地，近東與東亞大部分是褐色的高山和高原，只有歐亞的北部一大片綠色，掩罩着蘇聯的領土，西起東歐，東迄西伯利亞，蘇聯境內很少高山峻嶺的地形，烏拉山只是一條低嶺，高加索山、興都庫什山等都位於南部邊境，只有西伯利亞極東端的斯坦諾伏瓦及雅布魯諾瓦及兩條山脈算是比較崎嶇的地區；在地形上蘇聯也是幸運的，莫斯科平原、烏克蘭平原、中亞細亞平原、裏海平原、西伯利亞大平原，都是廣大無限，各平原間打成一片，毫無山險的阻隔，鐵道建築，甚爲簡易。烏克蘭平原及西伯利亞南部黑土帶，土質肥沃，價值尤高。國內河流，因地形低坦，水流平緩，便於航行。伏爾加河、頓河、尼伯河，及特維那河諸源湊集在莫斯科，向四方輻射，收中央統馭之效。亞洲部分河流如葉尼塞、鄂畢、勒那源遠流長，但可通航，惜冬季冰凍且流向北冰洋，向少重要性。自近年蘇聯打通北冰洋航線以後，西伯利亞諸河口岸新城建立，貨運日繁，加上空運的聯繫，利用價值更日見增高了。

美國各類地形俱備，但平原面積最廣，落機山、阿帕拉契山縱列南北，多少是東西交通的阻礙，但因鐵道橫貫，地形阻隔已爲人力所克服。阿帕拉契山與蘇聯的烏拉山同稱爲世界二條礦藏富厚的山脈，山中河谷平廣，也具有農田之利，再，大湖平原，密西西比河平原，落機山東麓大草原，以及沿大西洋及墨西哥灣的海濱平原，都是沃野千里，農產富饒，美國今日之所以爲世界糧庫，即受平原廣大之賜。

四、溫和的氣候

廣大的平原須配合優良的氣候，才能成爲富庶的地方，蘇聯平原面積較美國爲廣，但農產的繁富則不如美國。美國平原都在北緯五十度以南，無過於寒冷之地，西南阿利松那，新墨西哥及哥拉羅多諸州，雖過於乾燥，幸所佔地區不大；大致言之，全國氣候俱屬優良，全國可耕地五萬萬英畝，佔全國面積百分之四十。蘇聯則氣候的條件較差，西伯利亞北部過於寒冷，土地凍結，生長期亦太短，中亞細亞裏海以東全屬沙漠氣候，年雨量常在五吋以下，都不能生長作物。蘇聯的農業區大致成一三角形，東以西伯利亞的伊爾庫次克爲頂點，西部以列寧格勒至敖德薩的連線作底邊，可耕地的面積約四萬萬餘英畝，只合全國面積之百分之十五。蘇聯面積較美國大二倍半而可耕地反少，就是受氣候的限制，但近年來蘇聯在中亞沙漠區內發展灌溉事業，使沙漠變爲沃土，試植棉花，成績顯著。又在北部寒冷區域，試植耐寒的麥類，縮短麥類的生長期至九十天以下，使農業界綫向北推進，耕地面積很可能增加到美國的數字。大概在烏拉山以西北緯六十度以北通常即難事農作，在烏拉山以東北緯五十度以北即爲松杉林區，很少從事農業的可能，但是森林也是國家的資貴富源，蘇聯森林蘊藏之富厚，實爲世界第一。

蘇聯國土全在北緯三十五度以北，農產種類單純，熱帶作物如蔗糖、

稻米、茶、咖啡、水菓等無法栽植，這是受了氣候不利的限制。

五、人民組合的融和

以人口的數量來講，蘇聯人口一萬九千萬，美國人口一萬四千萬，僅次於中國及印度。一國資源雖富，若人口過多，則每人平均分得之財富即形微小，民貧則國弱，中國人口四萬五千萬，印度人口三萬九千萬，故每人分得之耕地均在一英畝以下，以致民不聊生，國力衰弱。反之，若人口過少，則勞工缺乏，產業無以開發，如加拿大、澳洲等。美蘇二國人口數字適中，無過多過少之弊，產業振興，物資充裕，民生安定，教育文化進步，人民的品質亦因此提高。國民的數與質爲國力發展的基本條件，美國人民一般較蘇聯爲富有，秉性活潑爽直，富冒險精神，蘇聯人民生活水準較低，而沉毅勇敢富於犧牲精神。

蘇聯民族以斯拉夫族爲主要組成分子，分佈在東歐及西伯利亞鐵道沿線地帶，約佔全國人口之百分之七十八。此外如中亞細亞的突厥族，西伯利亞東部的蒙古族均爲亞洲民族，其中韃靼人約四百萬，哈薩克人三百萬，猶太人三百萬，阿塞爾拜然人二百萬，喬治亞人二百萬，何美尼亞人二百萬，塔什克人一百餘萬，蘇聯民族組合複雜，但國內政策對於少數民族予以高度自治，並保存其語言文化，捐棄種族偏見，故絕少民族間的摩擦與叛亂。

美國人民以盎格魯撒克遜種爲基礎，加入北歐民族，拉丁民族，波蘭人、猶太人、西班牙人等，大部自歐洲移入，原有土著印第安人，以及開國初年自非洲輸入的黑奴，爲重要之少數民族。美國在本質上爲白種人的土地，歐洲各族人民遷移新大陸後，融和同化，其間甚少隔膜，惟黑人人數達一千五百餘萬，佔全國人口十分之一以上，甚受白人之歧視，社會地位較低，種族隔閡，迄未消除。白人對於黃種人及猶太人之移人，亦不無妒嫉，幸人數甚少，無關大局。美國人民間語言一致，文化相同，故黑白種族間之摩擦，尚不致引起嚴重之民族分裂，有見之士，亦正努力於種族平等運動，以求民族的和融。

六、豐盛的產業

美蘇二國具有遼闊之面積，廣大之平原，溫適之氣候，均農產豐饒，爲世界冠。美國產麥佔世界麥產之百分之十五，蘇聯佔世界麥產之百分之二十。玉米，美國產額佔世界總產量之百分之五十以上，黑麥爲蘇聯之主產，佔世界總產量之百分之四十八。甜菜糖產量，蘇聯佔世界之百分之二十三，美國亦佔百分之十一。其他如棉花產量，美國佔世界之首位，竟達世界總產之百分之四十左右，蘇聯佔百分之十一，除中國及印度列居第四。烟草，美國產量佔世界總產之百分之二十六，蘇聯佔百分之二十二。亞麻，蘇聯所產佔世界總額之百分之六十九，柑橘，美國產額爲世界之百分之四十五，實足以控制世界市場。畜產方面，美國之牛奶業尤爲發達，牛油產量美國佔世界總產額百分之三十二，牛肉佔百分之十五。蘇聯之畜產，近年來亦日形增加。

美蘇二國在資源上之優勢，於礦產方面，尤爲顯著。煤爲動力之王，美國產煤佔世界總產額百分之三十六，蘇聯佔百分之十，近年增加尤速。世界石油市場幾爲美國所獨佔，全球石油產量美國佔三分之二，蘇聯近已躍爲世界第二產油國，約佔世界總產額百分之十五左右。生鐵產量美國佔世界之百分之三十，蘇聯佔百分之二十左右，二國合計即佔世界產量之半數。鋼之產量美國爲世界之百分之四十，蘇聯亦在百分之十五以上，近年增加必尚不止此數。世界三分之一的銅產於美國，百分之五十八的錳產於蘇聯，百分之三十的鋅產於美國，百分之二十五的鉻，產於蘇聯。美國產百分之七十五的硫黃，百分之三十三的燐，百分之五十三的雲母，蘇聯產百分之四十八的白金，百分之十七的黃金。鋁是近代航空工業的主要礦產，美國蘇聯二國所產也非常豐富，鈾礦是製造原子彈的原料，美國及加拿大爲重要產區，蘇聯蘊藏亦不感缺乏。

從上許多數字看來，美蘇二國在世界資源上的地位，實毅居首席無疑，在農產中除橡膠、咖啡、蔗糖、茶、絲、稻米、可可等熱帶產物，礦產

中除錫、鎢、鋁等除有金屬外，可說是應有盡有，無所不備，眞是富饒之至。

有了充足的農產原料，豐富的動力，衆多的礦產，工業自然是蓬勃以興了；蘇聯的烏克蘭黑海沿岸及烏拉山二大工業區，及美國的五大湖及阿帕拉契山工業區，包辦了世界工業產品的大半，這次戰爭中，蘇聯黑海工業區遭德軍破壞，尙能支持戰局，全憑烏拉山工業之增產。美國在這次戰爭中，不啻是作了世界的兵工廠。戰後蘇聯一面努力恢復黑海工業生產，復自東歐德國及日本攫取大量機械材料，以擴充設備。美國除本國資源外，尙可利用南美各邦之物產以爲補給，二國經濟實力益見龐大。大概言之，今日世界產業，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握在美蘇二國之手中，我所以說今日所謂四强或五强，只有二雄並立。「且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未來的國際政局，全要看美蘇關係爲轉移了。

史汀生論美蘇關係

張其昀

本年九月二十日爲美國史汀生先生（Henry L. Stimson）八十壽辰，創刊於一九二二年秋季的「外務」雜誌（Foreign Affairs 又譯外交季刊）亦適屆二十五週年紀念，特請史汀生撰文，載於紀念號（本年十月）第一篇，題目是「對於美國人民的要求」。（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s）史汀生爲塔虎塔總統任內的陸軍部長，胡佛總統命史氏爲國務卿，羅斯福總統時代重任爲陸軍部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史氏曾建議以武力對付日本之侵略政策，仗義執言，素爲中國之老友。第二次大戰發生，史氏翊贊中樞，動員全國，擊敗德國與日本，建立不朽之功勳。此次在「外務」雜誌的論文於縱論美蘇關係之後，特表示其信念，以爲今日之美國應以世界之自由與繁榮爲目標，供獻其無限之國力。「外務」雜誌是美國的權威刊物，學術地位甚高。我們對於這位老政治家的言論，應該刮目相看。此文雖爲美國人民說法，對於中國人民未始不是寶貴的箴言。

勝利與和平並非爲同義語，目前世界大部分地方不過是武裝休戰，若干地方已經公然開火，長治久安之道，甚爲渺茫。世界危機隨勝利而俱來，其中最大危機自是美蘇之失和。史氏回憶羅斯福總統屢次欲與蘇聯敦睦邦交，以善意對待蘇聯，並希望蘇聯亦能以善意對待美國。可惜在一九四五年春，羅斯福總統去世以前，蘇聯對美國已經表示不友好的態度。史氏對蘇聯人民忠勇作戰至爲贊佩，但謂目前掌握蘇聯政權的人物，認爲美國式的民治與自由，已臻日暮途窮之境，蘇聯作風正與之背道而馳。美國希望蘇聯成爲良友，這樣的擇交對於蘇聯是有利的。但至少在目前蘇聯認美國爲落伍，一意孤行。世界各地的共產黨惟蘇聯馬首是瞻，且有變本加厲之勢。史氏以爲如果美國人不認識此種事實，以爲吾人對蘇聯友好，蘇聯便能對吾人友好，非自欺欺人，即愚不可及。這番話自是對華萊士一流人說的。

史氏自稱他的態度並非消極，更非反俄。只是要使蘇聯確實知道，自由與繁榮並非不可得而兼，在西方民治世界中兩者可兼而有之。美國人民應該反求諸己，致力生産。外交與內政形影相隨，有不可須臾離者。美國的繁榮繫於世界的繁榮，這句話誠然不錯。世界的經濟前途視乎美國的經濟前途，這句話一樣有理由。美國必須努力造成平時生產的新水準，懶惰務偷和不負責任才是不可救藥的毛病。除非生產增加，否則增加工資和利潤都無從談起。美國還應當用這種精神把西歐等地，從失望饑饉和恐怖中趕快救出來。爲之愈速，所費愈少，成功愈大。自由需要容忍，在人性尊嚴原則之下，自由社會可有不同方式，不必都與美國一模一樣。美國果能使自由與繁榮成於今世的現實，則共產主義不會成爲威脅，如其不能，不問有無共產主義、我們的文物制度最後必將歸於失敗。蘇聯領袖們注重現實，我們應該拿具體事實來答復他們。使他們深知非改變宗旨，即將喪失，

地位，這樣才有效果。否則若徒知盲目的反共，將使我們的努力付諸東流。

史氏以爲美國不能長此容忍蘇聯擴張政策的潮流，任意推進到因戰爭而造成的空虛地帶。美國必須表明自己決非擴張主義者。美國的責任在於援助被威脅的人民使其能援助自己。此事良非易易，需要勇敢而機動的政策，能幹而靈敏的實行。和平的建設非一國所能着手，戰爭的準備則一國可以決定。美國必須維持強大武力，使侵略者存有戒心，我們亦知俄人並不樂於作戰，不尚侵略的蘇聯對於美國可以不必有所恐懼。美國爲首先利用原子能的國家，美國人負有神聖的任務，原子能應該使人類欣欣向榮，不應使人類自趨滅亡。在美國國境之內，尚有維護自由的自由，此點決不可等閒視之。如果畏首畏尾，敷衍塞責，或竟遺世獨立，隔岸觀火，戰爭恐將不可倖免。

世界政府的建立和原子能的控制，倘無蘇聯參加，固爲不可能之事。然目前聯合國已因否決權之頻頻使用，而陷於無能爲力。史氏以爲美國應傾其全力，以謀重振聯合國的權威。蘇聯如果不能開誠相與，倒不如顯明的揭反對的旗幟。聯合國開宗明義第一章，對於世界問題應有調查報告的權力，不能爲任何大國的否決權所否認。史氏深信美國有力量可解決世界重大問題，但不能採半推半就之態度，亦不能半途而廢。解決困難之道端在於理知與志願，國家的基本政策必須以國民的理解力爲後盾。美國對於世界應負無限責任，凡公私方案與政策，均應以世界爲背景。亞洲與歐洲的問題，即爲美國的問題。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孤立主義，務須歸於澌滅。今日美國之職分在於運用其無限國力爲世界之自由與繁榮而奮鬥。

略論南京市區的發展

勞榦

南京的現在和最近的將來，已成了事實上的首都了。這不是什麼理論的問題，而爲事實上的需要。首都既在南京，倘若不照首都計劃建設南京，那是不可能而且不應該的。假若將來已經建設成像樣的都城，那就也無遷都的必要。

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樞所在，其重要性當然是由於政治上關係得來。所以政治區計劃是在南京非常重要的。照最近南京市政府所辦的首都都市計劃資料展覽會所展示的，政治區的計劃已經有四種。最早的一種是擬建在陵園，其後二種均擬建在明故宮，最後一種亦在明故宮即現在中央設計委員會所計劃的一種。

政治區建在陵園是最不妥的，因爲附近並無大量的住宅，要在附近修築和城區一樣的大量住宅，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並且爲利用城區現有的住宅也不應當將政治區修的太遠來增加交通上的浪費。因此，明故宮確較好些，在明故宮設計的三種，其優點和缺點各有不同，只是現在就決定採用中央設計局的，那也沒有什麼不可。

前三種（除中央設計局的以外）計劃之共同缺點，便是缺少一個「國家廣場」，「國家廣場」的意義，是一個大國家榮譽的象徵，在平時可以舉行大規模的慶祝、講演、和檢閱，在特殊的時候可以供受降和獻俘。舊式宮庭的建築，是利用午門前的廣場，但是尚不如聯蘇紅場設備的好。我們既然要做一個宏偉的國家，這一點應該注意到，中央設計局的計劃有一個閱兵場，這個設計是對的。

不過中央設計局的計劃，中山東路只做政治區內的交通線，而不算做主要的幹綫，所以在設計中是希望一切交通從中山門到城區都希望盡量的繞道，這一點完全實現將來在事實上恐怕不大可能。不過要減少車輛到最低限度那也不是不能做到。這就是說盡量減少陵園中的機關、兵營，和住宅，那就經過政治區的車輛便自然的減少了。所以陵園的建築不僅絕對不可以增添，就是現有的建築也應當減少，因此將來新住宅區萬無在陵園密

近建築的可能。

將來的中山東路既爲限於政治區使用的交通線，所以中山門是除了謁陵行禮以外，不能進出車輛，所以將來京杭國道將爲從白下路出通濟門，沿城牆一直向東，到湯山的路，也是這個走法。因此通濟光華兩門之外將比現在繁榮，所以最好作爲新住宅區的地點，而軍用的飛機場恐怕也有搬遷的必要了。但是在這一帶地位有限，只能作爲計劃中大規模的公教新村，由政府修建，租給公務員，不應當再作別的用途。即南京市城區的擴張區還不應當在這裏。

南京是一個沿江的都市，其重要性與長江有關。凡是一個沿江河的都市，其都市的發展總是沿着江河，所以南京將來的發展，也不會有所例外。現在上新河一帶已經爲帆船集中之處，將在稍再疏濬不難爲停泊輪船之所，那就將見更顯其重要。所以從水西門、漢西門，賽虹橋之西，直到長江，應爲南京市區建築物的擴張地帶，然後再過江心洲擴充至浦口。所以就南京的自然發展說，這是南京市應當擴展的方面。

再就南京市的性質說，南京不成問題的是一個政治的都邑。所以政治區對於南京有提綱絜領之勢。而全市通政治區最重要的大道，是逸仙橋以西的中山東路，所以中山東路將成爲南京最重要的要道。而中山東路的延長線則爲漢中路，更從漢中路出漢西門而至江東門和上新河。所以這一條不成問題在全市爲最重要的大道。因此緣這一條大道的兩旁，是應當發展的。所以就政治區的關係說，南京市的擴展方向也應當在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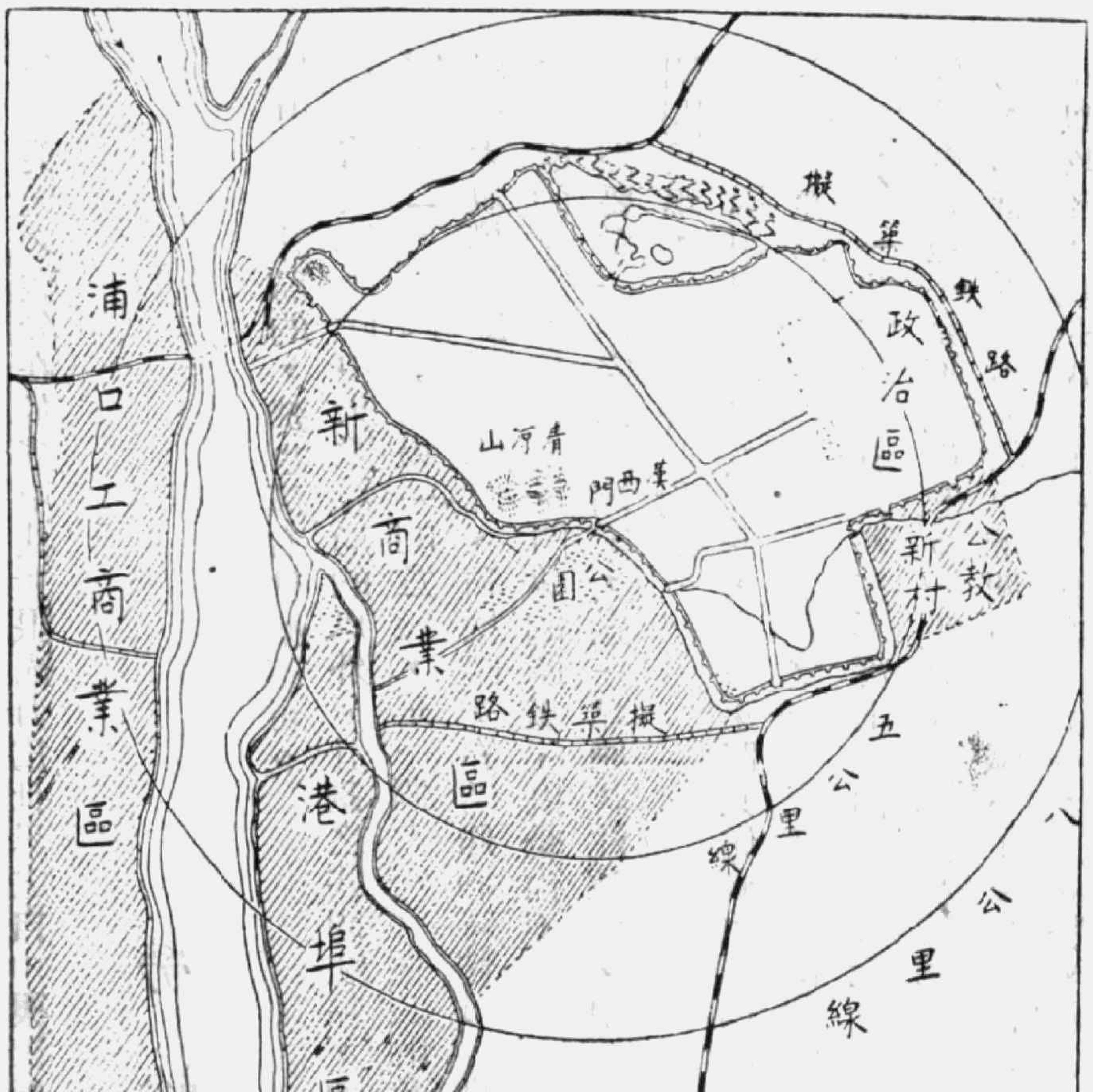
照這樣說從上新河至漢西門一帶，無論就那一方面來說，都是應當發展的。況且下關一帶，江流窄狹，在建國方略早說過要削去的，現在看來，這一帶已在崩陷中，將來勢必全遭冲去。與水爭地，是個浪費而無功輸事，因此在挹江門一帶，除去長江渡口或隧道以外，對於南京的江海運的恐怕不必再加以利用了。南京是河埠而兼海港，將來必要的有一個港埠地帶，假若將江心洲作有計劃的開闢，那就南京的商港，可以有漢堡的繁榮而無其紛亂了。假若江心洲成爲大規模的港埠，那就以上新河爲中心，北至挹江門，南至大勝關，都將成爲一個大規模的商業區。

只是這一帶，現在看來，沼澤縱橫，過於低濕，但這一點在城市的發展史看來，一點也不妨礙。列寧格勒、阿母斯德丹、華盛頓，從前豈不是都是些低濕沮洳的地方，但現在都是繁華都市，早已不是昔日阿蒙了。我們假如有遠見，應當意料及此，先把漢西門外一帶的都市計劃做好，再將江心洲的港埠計劃做好，明定土地利用的範圍，那就不僅發展的快些，而且將來也要會麻煩少些。

綜上所述，建設首都政治區，同時要注意的是：

一、完成通濟門外大規模公教新村計劃，及遷移飛機場計劃。

二、完成漢西門外商業區的道路網計劃。



南京市區擴張圖
（以漢西門爲中心）

三、徵用莫愁湖附近地二千五百畝左右，建設首都的中央公園。

四、完成上新河及江心洲之港埠計劃。

五、將浦口西南沿江一帶，劃歸京市，並設計江北新市。

以上都是很重要的，然而建設首都的第一步、還是：從速全部徵收政治區的土地，並從速建築政治區的道路，並從速動手修建國民大會的會堂。

至於衞星城市，例如北方的棲霞山，燕子磯，南方的牛首山，東方的湯水鎮，西方的釆石磯，對江的浦鎮，東葛等，那就當然在建設之列，但是又牽到道路系統問題，現在不擬多說了。

至於北方問題，那更是顯然的。建設上新河即所以建設浦口，建設浦口，即所以聯絡北方。現在政府積極建設塘沽新港，和以北平為陪都，的確是賢明之舉。將來江河大平原，還是鐵路最密之區，也就是人口最密之區，在這個區域，南北二京便如同雙星一樣的燦爛着。

工業區位述要

李春芬

（一）工業區位（Location of Industries），主要的，是一個地理和經濟的問題。地理環境，因地而異，各地因先天賦予和後天發展的參差不齊，所以給予各種工業建立和發展的機會，自亦不同。而現在的經濟生活和組織，已由單純而日趨複雜，由局部地方性的自給自足，而演為廣大地域的交流和相關，在工業競爭日趨尖銳化的局勢之下，工業區位的便宜與否，對於工業前途的發展，關係非常密切。所以工業區位，在理論和實際上，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古時期的工業，是家庭式的手工業，繁榮於農村和小市鎮內，工業區位的選擇，非常單純，僅以利用局部資源和供應局部市場為限，其分佈地點，多與局部人口中心相併，以維持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但自工業革命以後，機器代替了手工，開發和生產的技術，不斷進步，交通運輸的工具，不斷改良，工業進展，一日千里，規模日益龐大，而其區位的選擇，也就隨着時勢的轉移，而日益複雜了。

工業區位和農業區位不同，後者的生產，因直接依存土地，故彈性較小，而工業生產的條件，是多面的，牽涉的因素較多，而彼此錯綜的程度，遠較前者為複雜，所以工業區位的決定，不是一般的通論，或是個單的原則，所能支配的。即使同一種工業，因為各地生產條件程度上的差異，主宰區位最有力的因素，也往往不同。

（二）首先討論工業區位理論的，是宋倫非斯（Sonnenfels）和畢遜（Büsch）兩氏。不過對於這個問題作一般性的論述的，要推洛休爾（Roscher）和洛斯（Ross）等人，而魏貝爾（A. Weber）的工業區位理論（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則為個中翹楚。他將過去若干意見，加以整理，作了個詳盡的研究。雖然內容不免太偏理論，但是他的影響，却給了這個問題的研究以不少的鼓勵和啓示。繼魏貝爾而起的，有英蘭德（Englander），普列對爾（Predöhl），和列遂爾（Ritschl），以及何爾姆斯（Holmes）等，最近美國的資源設計局（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論與實際的探討，尤不遺餘力。

（三）工業區位的因素很多，要之可以分屬兩組：一是地理的，一是經濟的。地理的因素，是持久的，經濟的因素，是活動的。前者高瞻遠矚，從大觀小，是控制工業面域分佈的基礎；後者觀微察細，從小觀大，是決定工業點線坐標的關鍵。影響工業區位的地理因素，可以區為五端：即地形(包括地位)、氣候、資源分佈、交通路線與人口分佈(包括都市)等。由這五個因素錯綜的影響，可以顯示一國的主要工業發展的可能性，和工業區域分佈的輪廓。不過工業發展的可靠性和區位的確定，則有賴於經濟因素的考核，考核的最高原則，便是以最小的資金和勞力，獲取最大的

成果。經濟因素，包括資本、勞工、運輸費用、市場、金融政策、地租、徵稅等項。不過這兩組的因素，有的是彼此交錯的，雖然觀點不同，彼此却有相互策應之效。譬如以運輸來講，從地理的觀點看，運輸的難易和運費的高低，主要的是視運輸工具和距離而定，實際上運費費率，並不一定和距離成比例的增加，常有較視偏私的現象。原料和成品，費率固然不同，即使所運貨品相同，距離相同，但以運送的目的地不同，運費亦多寡不均。此外，如兩種交通工具不同的交通線相互平行，為了營業競爭的緣故，其所定費率，也常較一般為低。結果，單從地理觀點決定的區位，因為這種錯綜的關係，往往不能成為定論。再就資源而論，其分佈地點，利用價值的大小，開發或生產的費用，以及運輸的難易，也是兼有地理和經濟的兩重意義的。又如人口的地理分佈，在地理的立場看，物顯示市場和勞工供應的位置、性質、與範圍的大小；站在經濟的立場，重點則在人口的生活水準，購買力的強弱，以及勞工的技術的高低，與工資的貴廉，同一個因素，可以由兩個角度，加以分析。總之，地理的因素是靜的，以不變應變；經濟的因素是動的，以變應不變，二者交互作用，相輔相弱，兩道光線，交叉以後，才能發見適宜合理的工業區位。

（四）綜觀世界各地工業分佈的區位，有許多並不是客觀的環境所促成的，而是由於主觀的意旨指定的，例如地方政府的誘致，個人或團體對於某一地點的偏私等。有的是歷史的產物，因曠日持久，而產生地理的惰性（Geographic inertia），乃得繼續存在。不過大多數的工業，其區位的確定，都是受了客觀因素影響的結果。至於那一種或那幾種因素的影響最有力量，則視工業的種類而不同。某些工業的區位，和某一種因素，特別有緣，不可或離，所以有的工業區位，接近市場，還就勞工供應，或動力的來源，或則偏向原料產地。但多數工業的區位，是受兩種以上的因素所牽制的。所以各種區位因素交互錯綜的關係，一定要詳加分析，慎密研究，權衡輕重，以定取捨。本文因篇幅所限，謹將各種重要因素，臚述於左：

（1）原料：直接使用基本原料（Basic raw materials）的工業，並不太多。以美國而論，其所佔比率，祇及各工業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大多數的工業，都利用半製品做原料，再加工製造。就直接使用基本原料的工業而論，如原料容易腐壞，或在製造過程中，重量或體積減小很大，其區位多偏向原料產地，如水菓和蔬菜的裝罐，甜菜煉糖等工業是。同樣的，如非鐵金屬鑛產所含金屬成分很低，熔冶工業，都接近鑛區。鋼鐵工業一方面因鐵鑛失重，較一般金屬鑛為小，同時需要燃料很多，所以大規模的鋼鐵工業，多分佈於鑛區和焦煤產地之間，其集中地點，則以市場為準繩，如美國之匹茲堡（Pittsburgh），嘉利（Gary），克利夫蘭（Cleveland）等鋼鐵中心是，而失必利爾湖（Lake Superior）岸的鋼鐵業，雖接近原料產地，且可利用湖運而獲得廉價的煤，但以市場狹小，故規模不大，以視上述各地，不免大巫之見小巫。英國鋼鐵工業最大的優點，乃是鐵鑛和煤區相隔很近，及戰前生產成本，祇及德國的三分之一，雖然現在英國的鐵鑛產量，已日漸式微，惟其過去鋼鐵工業的特殊發展，却受了這兩個因素巧合的嘉惠。

鑛產的可用含量，往往隨着鑛區開發的久長而逐漸減低的，所以相關工業的區位，有移向原料產地的趨勢，不過這一種趨勢，常為另一因素所抵消，此即副產物的利用。如此原料與成品重量的差別，可以減小。又近年來廢棄金屬（Scrap metal）的利用，尤其是廢鐵，日漸重要，這對於相關工業的區位，亦不無影響，而有使其傾向分散的趨勢，但此僅能產生小型工業。

如工業使用多種原料而須求給於各別區域，除其中某一種所佔比重大於其他原料總量而外，其區位多接近於市場。又凡工業所需原料為半製品，則其區域偏向於相關的工業中心，因原料收集與成品分配，比較便捷，惟所製成品如較所用原料為笨重，則區位接近市場。

工業原料，如賴海運供應，則區位偏居沿海，因所輸入原料，不但在製造過程中減失重量，且可節省轉運費用。但有些工業，並不如此，橡皮

車胎工業，即爲一例。故此項原則，不可一概而論。

（2）力源：任何一種工業，其位置所在之地，動力供應，必須可靠，經常不斷。大體而論，力源供應，並不構成工業區位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在多數工業中，動力費用，多居次要。惟電冶工業如煉鋁工業，必須大量低廉的動力供應，始可發展，故其區位，多位於水力發電的地點。

（3）運輸：近代工業一大特徵，乃是仰給遠近各地的原料，而所製成品，推銷於廣大市場，這不得不歸功於運輸工具的改良，故近代運輸的設施，爲促進工業集中生產大量製造的一個強有力的因素。距離基本原料產地遙遠的地方，因運輸便捷，也可以產生工業。這使工業區位的選擇，享受相當的自由。但是其中有一個指導原則，便是原料和成品的集散，費用要降至最低，同時還要顧及一點，在費用達至最低的地方，其附近有無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某地運費雖達至最低，如其附近另有一地，可以供應大量廉工，結果，區位的確定，將遷就後者而犧牲前者。

運輸費用的高低，除距離而外，還要看各種工具所定費率而定。依照一般情形，成品運費，較原料爲高，這使市場對工業區位的吸力加強。而不等費率的規定（Differential freight rates），使區位問題，愈加複雜。如對於某一地區，某段距離，某一方向，某種貨物，常有偏頗歧視的規定，待遇不一。例如碾粉過運（Milling-in-transit）的辦法，使位於麵粉市場和小麥產地之間的麵粉工業，得到極大的便利，而能繼續存在和發展。像這種情形，在美國和加拿大，不乏其例。又近年來公路運輸，非常發達，給輕工業區位的選擇以不少的方便和自由。不但如此，公路的發展，還減輕了勞工供應短絀的威脅；同時使鄉村的零售商業，轉移至城鎮，而加強工業的都市化。

（4）市場：由於運輸工具的進步，和運輸組織的完密，近代工業的區位，所受市場的束縛，比了從前解放多了。爲了顧慮其他更重要的生產因素，工業區位不必一定要遷就市場。但是市場是反映許多因素的集體影響的，這些因素包括：運銷組織，貨品性質（如體積和耐腐性）貨品使用者的位置，居民的經濟收入，顧客的愛好和生活習慣，以及對內對外貿易的障礙等，這些基本因素，不是生產者本身的努力，所能改變的；而市場地理分佈的型式，也不是生產者所能控制的。所以在工業區位中，市場是既定的因素，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工業必須順應市場。按諸實際，工業區位之偏向市場的，可分兩類：（一）偏向消費市場（Consumer's market），其產品直接供消費者購用，屬於這一類的工業，祇居少數；（二）偏向中間市場（Intermediate market），其產品經過中間商人，再運銷消費市場，或則轉售與其他生產者，再加工製造，然後輸往消費市場，屬於這一類的工業，也僅佔一部分，而大多數的工業，其區位都是受生產因素控制的。（關於成品的運輸費用，對於工業偏向市場的關係，已於上述各節中提過，茲不贅述。）

現在的社會經濟，是彼此交流的，國與國間的接觸，日趨頻繁，國內貿易和國外通商，同樣重要。以對外輸出言，國土廣袤的國家，以偏於國境的邊緣地帶爲宜，尤其是海運便利的地點。美國的美孚油公司（Standard Oil Co.）爲兼顧國內和國外的市場，設有兩個中心，一位於內地的芝加哥，一位於大西洋岸的紐約。國土窄狹的國家，爲了便利輸出，許多工業中心，多位於邊緣地帶，以英國爲例，沿海航運，比內地運輸廉便，所以有些工業，位於沿海，第一次大戰以前，德國爲了爭取國外市場，把許多大規模的工業，安置於沿海和萊茵河沿岸。

（5）勞工：勞工影響工業區位，可以分爲兩點說明：（一）勞工供應，包括技工和廉工的來源；（二）勞工工資。（一）工業如無遷就原料或市場的特殊必要，其區位的決定，往往爲勞工的因素所左右。某種工業，因爲需要大批的技術勞工，其區位常遷就這批技工所在的地方，尤其是技工所佔勞工總數的比率很高，或則訓練技工所需時間很久，或則因事實上的困難，不能使他區的技工移居遷就。此外，在若干地方，因爲具有未被利用或已利用而未得其當的勞工，有時也可以吸引工業。美國賓塞凡尼亞州東部無煙煤區的絲織工業的興起，主要原因，便是利用該區的女工。

（二）工資對區位的影響，是視其所佔成品生產費用的比率而定。如各地工資，差異不一，同時在成品生產和運銷費用的總數當中，所佔比率相當可觀，則工資較廉的地方，當然是優先入選，尤其是勞工受工會控制比較薄弱的地方。美國過去幾有種工業，其重心自北南移，就是因爲這兩個原因，其中以紡織業，最爲彰著。

依據勞工因素，許多工業，可以分爲兩類：（一）工資最低（Wage minimum）（二）生產力最高（Productivity maximum）。屬於前者的，粗品棉織工業，可爲代表。這一類的工業，其區位選擇，有一種趨勢，便是傾向於工資低廉的地區發展，這是近代國際間最堪注目的工業轉移。英國蘭開夏（Lancashire）和美國麻薩邱薩次州東部等地棉織業的逆轉，與勞工低廉的地區如戰前的日本印度中國以及美國南部等地棉織工業的勃興，形成一個强烈的對比。在另一方面，歷史悠久的工業中心，如英國的伯明罕（Birmingham）德國的艾森（Essen）和美國的匹茲堡等地，勞工品質優越，效率很高，所以產品精良，得以成爲精品的製造中心，歷久不衰，以上所述，都是顯示工業區位的去留，受勞工因素的影響，但是也有不少例外。譬如過去德國於勒勿庫森（Leverkusen）和萊茵浩森（Rheinhausen）建立化學和鋼鐵工業時，便是由外面輸入勞工的。又如印度和中國的苦工，過去都曾分別向南非和南洋各地移民，這也是因爲當地需要勞工的緣故。現在的勞工，都具有流動性，尤其是殖民地和新興的國家，人口由外移轉爲內移，勞工充分享受流動的自由，所以勞工供應的市場，在工業區位中，其重要性，已漸次削弱。

（6）資本與工廠的大小：資本是生產的基本條件中最富流動性的因素，在選擇區位中，往往不在考慮之列。不過爲了享受充分自由，去選擇最好的區位，一定要資本充足，否則，可能招致不良的區位。在另一方面，歷史悠久的工業地點，因爲時勢的轉移，而發覺位置不良，發展困難，但以固定的投資太多，牽制太大，不能隨意轉移。因此，資本的因素，對於工業區位，在表面上看，似無足輕重，但對於區位的取捨去留，常有牽制的影響。

資本雄厚，可以經營大規模的工廠，集中生產，這樣可以得到很大的便利，如專工製造，大批購買器料，業務集中，技工供應不虞匱乏，惟其集中地點，多以原料和成品的運輸費用，爲控制因素。資本小的，僅可設立小型工廠。小型工廠，普通都是利用農村勞工，倚賴少量的原料，和供應有限的市場，故其分佈範圍，多在大都市和大工業區以外的地帶。但是事實上並不盡然如此，許多大工業中心，常羅列了若干的小型工業，這有幾個原因促成的：（一）有些工業品在製造的過程中，需要人工比機械的工作爲多；（二）成品式樣，常有更換；（三）顧客需要的特殊製品。爲了滿足這些條件，小型工廠最爲適宜；並且在大都市內，技工很多，加以相關的工業和業務很密，所以小型工廠，應運而生。

除上述因素而外，其他還有許多條件，如金融政策，工業專利，價格控制，以及政府的工業政策如征稅資金貼補關稅等項，茲從略。最後還有一點提出的，便是爲了工業基地的安全，國防的因素，亦必須顧及。

我國工業，素居落後，經八年抗戰，創痍累累；勝利以還，再遭變亂，戰前的工業基礎，現在差不多已蕩然無存。東北的情景，慘痛最甚，戰亂不平，工業建設，當然無從談起。不過，全國工業經過這十年來的全面破壞以後，對於工業重建，未嘗不是通盤籌算整個規劃的一個重要起點。我們不能因爲戰亂當前，而悲觀因循，把立國建國的大計，擱置腦後，免得將來局勢平定，拿不出一套整個計劃，再來手忙腳亂。工業區位，頭緒萬端，極爲錯綜，希望有關當局，積極研究，俾亂後的工業重建，有所遵循。

希臘海拉克類托士唯動主義的宇宙人生過程論

嚴羣

海拉克類托士（Heracleitus）是小亞細亞的埃費索斯（Ephesus）人。西元前四九四年波斯人把謎類托士（Miletus）滅了以後，這個地方成了希臘民族在小亞細亞的殖民地的重鎮，也是當時歐亞二洲文明滙匯的中心。海氏在世的年代約當西元前五三五至四七五年。他是貴族子弟，他的家庭是世襲的當地教宗的祭司，這等於當地政府的首腦。據說這種世襲職該傳到他的時候，他不肯受，讓給他的弟兄。他稟性孤僻，抱着傲世的態度，不但瞧不起當時的政治與社會，就是古今的大思想家，也沒有一個在他的眼裡。他把世人比作驢，比作狗，說：驢寧識草過於黃金；狗每對着牠「不認識的人吠。（這句話類似中國俗語所謂「吳牛喘月」，「蜀犬吠日」。）他又說：一般人的智慧夠不上認識永久的真理，真理雖顯，對他們是無分的。關於日常耳目之世接，還是免不了大驚小怪；他們的前程，他們自已看不見。宇宙的秩序多麼光榮，於他們等於無有。他們沒有理性，他們服膺詩人的名言，接受大衆的意見，不想想惡者衆而善者稀。衆人蠢蠢如禽獸，一個偉人抵得過千萬賤人。古人之中，他最恨何梅洛士（Homer），最看不起海西務鐸士（Hesiod），他說：何梅洛不配列於作者之林，他的著作應當一筆勾銷；海西務鐸士是衆人之師，大家以爲他是無所不知，其實他連晝與夜之爲一都不知道。此外，他對於同時的思想家，如皮薩哥拉士（Pythagoras）、如克任諾放餒士，（Xenophanes）與帕兒門尼底士（Dermenides）等，個個都有批評，都帶着輕蔑的口氣。

海氏用散文著書，相傳他的書名叫做「論自然」，共分三篇：第一篇「宇宙論」，第二篇「政治論」，第三篇「神學論」。他的體裁枯燥費解，因此大家給他起個綽號，叫做「曖昧的海拉克類托士」（"Heracleitus he oun"）。關於他的書，蘇格拉底（Socrates）曾說：「我所了解的部分真是好極了，相信所不了解的部分也是這樣，可是要探求他的智海裏的珍珠，非善游善潛者不辦。」可是他的書，蘇格拉底的時候還常見，到什麼年代才遺失的，我們不可得而知，現在所見的只是一些殘編斷簡了。

海氏同埃類亞派（The Eleatic School）一樣，也不信任感覺。他認爲感覺起於兩種條件：其一是外界的對象對於某種感官影響的情形，其他是某種感官接受外來的影響的方式。這兩個條件都是特殊的，換句話說，對象之影響感官沒有普遍的情形，感官之接受外來的影響也沒有共同的方式；如光波與聲浪同是空氣上的表動，只因長短強弱的不同，前者但能影響視官，後者但能影響聽官，視官只能接受前者的影響，聽官只能接受後者的影響，換句話說，目能見色而不能聞聲，耳能聞聲而不能見色。因此，海氏就斷定感官之察物不能得物的真相，因爲感官受內外特殊的情形與方式所限制。可是理性方面思想的作用卻不受這種限制，所以理性能夠達到真理，感官不能。感官所得的是特殊的現象，理性所得的是普遍的本體；所謂真理，即本體活動的方式，所以真理必是普遍的，而且一貫的。

到這一步爲止，海氏與埃類亞派的主張完全一樣，過此以往，他們兩派的意見便分歧了。埃派懷疑感官，發見感官所覺得宇宙萬物的動與變是幻的，海氏也懷疑感官，而發見感官所覺得宇宙萬物的靜與久是幻的；埃派信賴理性，理性所找到的本體是靜而久的，海氏也信賴理性，而理性所找到的本體卻是動而變的。認識方面同是由理性出發，而本體方面所得的結果，一靜一動，一久一變，恰恰相反。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亦足以見思想這東西是多方面的，絕不能統於一尊；而思想之所以有多方面，因爲對象根本是複雜的，可以由多方面來看。至於海氏所提的動而變的本體是什麼？是火。他心目中所謂火，是指燃燒時的火燄。火燄只顯得動，無時無刻是靜止的，并且燃料與火燄既燃之汽，其間的遞換和轉移，找不出銜接的界限來，這是最能代表變的。本體既是動而變的，由此所演成的宇宙

萬物，本質上當然也是動而變的，我們所見靜而久的情形只是現象而非眞實。他說：「一切都是流轉着，沒有一件東西是停留的。」又說：「一隻脚不能伸進同一的河流兩次。」——第二次伸脚入河時候的水已經不是前次的水，因爲水是流動的；我們所覺得同樣的水，不是水的眞相，而是水的外表。凡現象的產生，是因爲感官有所蔽；而感官之蔽起於種種特殊的限制，對於宇宙萬物，不能統其全而觀之，不能就一切看一切，結果都是從某一點看某一段，便把活的看成死的，動的看成靜的，暫的看成久的，變的看成分的。他所提的本體——火——是活的、動的、變的，所以他的本體觀，一方面是一元論，另一方面也是動的(Bynamic)本體觀，——這是他同埃類亞派根本不同的地方。埃派只承認「有」的存在，不承認「無」的存在；他却以爲「有」中有「無」，「無」中有「有」。譬如生與死，二者是相反的，說生是「有」，死便是「無」，說死是「有」，生便是「無」，生中包涵死的可能性，死中包涵生的可能性。更具體說，如生的人就有死的可能性在；死的無機有機的物質(Enorganic and organic matters)被人身體吸收，便成了生的人的一部分，也因爲那些物質涵有生的可能性。這就是說，生中有死，死中有生，也等於「有」中有「無」，「無」中有「有」。「有」與「無」(Being and Not-Being)合起來，就是變(Becoming)的根源；「有」與「無」二者，由其一的可能轉到其他的實現，便是變的事實。變的產生，是因爲萬物有內在的相反的趨勢(Emmanent opposite Tendencies)，相反的趨勢滾來滾去成爲事實，這就是變。至於萬物表面上所以會叫人感覺不變，却因爲在變的過程中，起伏往來之間成一種相抵消的現象。其實這種抵消的現象，也不過在大宇(空間)長宙(時間)之間的某一段上表見，如果統其全而觀之，變的情形就看得出。所以進化的事實不能在短時間和小範圍裡看得出來，講進化的必須觀察京垓億秭的年代，四方上下的範圍。

總括海氏的本體觀，我們可作以下的分析：(一)他以火爲本體，是主張唯物論的本體觀，因爲火是物質方面的。(二)他發見變是本體的基本性質，可謂在本體與宇宙萬物之間搭了一個橋樑，有了這個橋樑，就不至於像埃類亞派那樣，本體自爲本體，宇宙萬物自爲宇宙萬物。(三)除了埃類亞派以外，在他以前或同時的各派，講本體論和宇宙觀的時候，雖然隱隱約約都有變的觀念，可是不像他這樣明明白白地提出，大吹大擂一番。所以我們可以說，從他以後，哲學上才有眞正動的本體觀與宇宙觀，他眞是這一派思想的鼻祖。(四)他開了變的哲學的路，間接就是替時代的進化論做向導，因爲進化論的出發點只是一個變字。(五)他把內在的相反的趨勢認爲變的樞紐，換句話說，他以爲一件東西所以會起變化，因爲其中有一種內在的矛盾性 (Emmanent contradiction) 這就是在以矛盾律(Law of Contradiction)爲基礎的靜的邏輯(Static Logic)以外，另創一種超矛盾律的動的邏輯(Dynamic Logic)。後來黑格兒受了他的暗示，發明了唯心的對演法(Sdealistic Dialetic)，馬克斯承繼黑格兒，成立了唯物的對演法(Materialistic Dialectic)；可見他的影響是多麼大。

可是有兩點要知道：(一)他講變與動的時候，必須承認變與動是不變的，變與動如果也變，也許就變成不變不動了；這是說，他的本體，在活動的方式上，是不變的。(二)本體起變動而成宇宙萬物，本體自身不能有變動，如有變動，本體或者會變成非本體，火也許會變成不是火；這就是說，他的本體，在本質上，也是不變的。由這兩點，可見他的變的本體觀與宇宙觀有不變的根據在，否則這種本體觀與宇宙觀根本就站不住。這也可以說是思想的基本條件，就是：無論什麼思想，主張動的也好，主張靜的也好，出發點總是不能有變動的。由此可見矛盾律的堅確性，思想於其對象儘可當作變的看，思想本身的立場却不能變，換句話說，思想在想的時候，必須遵守矛盾律。這就見得傳統的形式邏輯之不可廢，即便黑格兒和馬克斯，他們運用思想的時候，果能脫離形式邏輯上的矛盾律嗎？復次：他說宇宙萬物都有內在的相反的趨勢，因此而產生變與動。可是變與動本身不能另有什麼與它成爲相反的趨勢，這也因爲變與動是宇宙間絕對的原理或秩序，所以不能再有一個相反的原理與它對立，否則它就不是

絕對的原理了。

前面提過，海氏以變爲本體的基本性質，可謂在本體與宇宙萬物之間搭了一個橋樑，這就是說，本體既能起變化，宇宙萬物便不至於沒有着落，一切都是由本體變化出來的，所以在海氏的本體的前提之下，是有宇宙觀的。現在且看他的宇宙觀如何。他說：「世界不是神或人所造的，在過去，現在，與未來，世界永遠是活動的火」；又說：「一切由火變成，火變成一切，如首飾變成金，金變成首飾。」由此可知，他以火爲宇宙萬物唯一的質料，一切都是火的變形。宇宙萬物出於火，返於火，往復之間有兩條路：由火成氣，由氣成水，由水成土，——這叫做下(The downward Path)，反過來，由土而水，由水而氣，由氣而火，這叫做上升之路(The upward path)。案這麼說，我們的宇宙，將來有一天，萬物悉歸於土，由土而水，由水而氣，由氣而火，一切都燒盡了；然後周而復始，又逐步變成這樣的宇宙，老是往復循環，不知所止。而往復相須，成爲整個的過程，換句話說，有往必有復，有復必有往，這就是變的本性：變只是一個，往與復雖是相反的途徑，其實是變中相輔相成的兩要素。

前面提過，海氏曾說：「世界不是神或人所造的，」這話是說，宇宙萬物是自然而然地由火之本體演變出來。變是火的功能(Function)，變中的起復往來有一定的規律；那些規律莫之創莫之守，而自創自守。這種觀點可謂自然主義(Naturalsiw)的觀點。自然主義往往與泛神論(Pantheism)蟬聯，他會說：「神是晝與夜、冬與夏、戰與和、飽與飢；神化裝成各樣的形態，正如火因各種的燃料而各異其名。」——這話完全是泛神論的口吻，簡直同莊子所云：「道在矢溺」的意思一樣。因此他心目中的宇宙，遍處是自然力管理着，自然律之奧妙湛深，謂之神功亦可，所以他有自然好隱藏"Nature loves to Hide"的話。

在自然主義與泛神論的前提之下，他心目中人的地位怎樣？他的人生觀與宗教觀如何？他既然認爲萬物都是由火演變而成的，人類當然也不能例外，人可以分爲心身兩部，心方面是理性，身方面是生命；理性與生命，其本質都是火，所以人的火越多，他的生命越豐富，靈魂越活潑。然而往來起伏是變的方式，萬物既皆有變；所以人之心身的火也必有往來起伏；因有往來起伏，便有時而竭，竭則須要補充。補充的來源是宇宙的總生命，總靈魂，即宇宙普遍的火；補充的途徑，即五官與呼吸。假如補充的路斷了，人的心就變成冥頑不靈，生命也枯槁起來，終於死亡了。倘是暫時堵塞，如在睡眠時候，五官不與外界接觸，只靠呼吸吸收外來的火，火的輸入既不充分，所以睡眠的人沒有清楚的知覺，沒有合理的思想，這時候的人，唯其與公共的世界隔絕，也可以說是無識無知的。

人的心身方面的構造既與萬物同其質料，所以人是萬物的一種，人事的法則亦即自然法則的一部分。他說：「人的法則是整個神的律令所供給的；」——所謂「整個神的律令，」即布滿全宇宙的自然律，在泛神論的立場說，整個宇宙是神之體，宇宙的變化是神之用，變化中的條理是神的律令。自然律或神的律令，施行於人類部分的，叫做人的法則。做人要了解人的法則，要遵守人的法則，換句話說，人的知行兩方面都得合乎人的法則，間接就是不背整個的自然律。做到這地步，要靠智慧的力量，所以他以智慧爲諸德之首，爲衆德之全。他說：「智慧是第一德，智慧也者，聽聞與言行一概以眞理爲準；」又說：「智慧是整個的東西，它要了解那運行乎一切之間而管理一切的一貫的思慮。」——所謂眞理，所謂思慮，即自然律，亦即神的思慮或意旨。至於所謂自然律，就是萬變中的條理。變的方式，不過「相反而相成」一句話。所有的人事，也不過這句話概括盡了。人事方面的相反相成表見於競爭(Sh'fe)上。他說：「戰爭是公共的命運，競爭是公道，一切起於競爭與定數，」又說：「相反相抗把人們聯合起來，最美的和協起於紛爭，萬物生於競鬥」；又說：戰爭是一切的父，一切的主；它造成神與人，自由的與不自由的。」他把競爭與定數(Necessity)並提，認爲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人類生於天地之間，競爭是他們的命運。而競爭之起，必由於兩個相反的勢力，他認識着愚樂苦繳永遠存於世上，世界的進化，就在乎這種相反的勢力不斷地鬥爭，

而不斷地調和，所以他主張「相反中的調協」（Harmony in Contrariety），他說：「無不義，則義不可得而名；」「無疾病莫能見健康，無惡莫能見善，無飢莫能見飽，無勞莫能見逸。」己與人的，關係或社會論理，在乎競爭中的調和；己與己的關係，或個人倫理，也是一樣。然而己與己如何競爭呢？海氏見到個人人格中也有內在的矛盾；理性（Reason）與感覺（Feelin）與情感（Gmoiton）往往發生衝突，如一件好吃的東西，想多吃，卻不敢多吃，這是理性與感覺的矛盾；如要發辯氣而吞忍下去，這是理性與情感的衝突。在個人人格內在的矛盾之下，兩個相反的勢力互相競爭，因競爭而起調和，這調和叫做節制（Temperauce），然而節制的德要以智慧的德為基礎，（智慧原是諸德之首，衆德之全）為什麼呢？因為一個人先要有自知之明，了解本人的性格，然後就其矛盾處，設法調和；自知之明是用於智慧的。自知之明與調和本人個性上的矛盾，這兩點是個人倫理上的兩大要素；所以海氏說：「所有的人都有自知之能與克己之力」；又說：「假如人生幸福在於身體上的快樂，那麼羊得到草吃也可以認為和我們享同樣的幸福」。

總結以上的話，做人的責任，用我們中國的老話說，在於「知人」，「知天」，在於「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前兩個「知」是知方面的事，後三個「盡」是知而後行的事。「知人」是了解人類（己也在內）的性格，「知天」是了解整個自然的律令。了解了人類的性格，進一步就能發揮自己的個性，這是所謂「盡己之性」；在社會中與人相處，便能共同發揮大家的個性，這是所謂「盡人之性」；然而行己也好，待人也好，統是在自然的環境之中，了解了自然的律令，接物的時候，便能使物各得其所，這是所謂「盡物之性」。這三步的工夫，總而言之，都在於明瞭人方面內在的矛盾與物方面內在的矛盾，而設法調和起來。遇見善與樂，不足以為喜；遇見惡與苦，不足以為憂；——這些本是天命，卽自然界的格局。做人各安本位，在芸芸擾擾的世界上，盡自己這一部分的能力，其餘且聽造化之安排而已。這是海氏的人生觀，也是他的宗教觀。

海氏的哲學思想既已全部敘述，并且略為分析過了，現在單就思想史的立場，替它估價一番：他提出「火」之本體與埃類亞派「有」之本體對抗，表面上好像是退步，因埃派的「有」是最抽象的，而他的「火」是一種具體的物質，其性質是固定而有限制的，很難由此演出性與量兩皆無窮的宇宙萬物來；然而細加推敲，便知道他以火為本體，着重在說明宇宙萬物的過程（Prvcess），倒不太注重宇宙萬物的底質（Substratum），因此我們可以說，他提出火為本體，并不是很認真地替宇宙萬物求底質，他的目的卻在說明宇宙萬物的結構（Structure），不過用火的概念做一種符號，表示宇宙萬物不是死的架子，乃是活的過程。而且「火」這東西，嚴格說起來，不能算是一種物質，只是物質上的變化，用現代化學的名詞，叫做養化（Oxidation），卽物質與養氣化合的作用。所以他提出「火」以後，不斤斤於描寫它的性質，只拈出一個「變」的概念，在這概念上發揮得極其詳盡；——這就可以見得他的意思并不注重「火」的本質，倒注重「火」所代表的「變」的過程方面；他提出了「相反而相成」或「相反中的調協」的道理，可謂哲學思想上空前的創獲。我認為他這種思想，在希臘思想上是異軍突起，在哲學史上是一個轉向，就是，由呆的本體轉到活的結構或過程。希臘哲學，從薩類士（Thales）起，開了求本體的路，繼起的人都是在這一條路上摸索，到了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可謂此路大通，蔚為光明燦爛的本體論，及建築於本體論上的宇宙觀。這算是希臘思想的主流。唯有海氏的思想別開生面，側重宇宙的過程或結構方面，他的「火」雖然也居本體之名，只不過因迎合潮流的緣故而不得不如此立說，其實他的用意并不在此。可是他這支突起的異軍不但當時無人響應，并且經過中古近古，一直是埋伏着，而一班的哲學思想通通在求本體的傳統裏向上發展，到了現代，哲學界才走上他所開的那條路，如英國的懷德海得（Whitehead）便是一個例子。轉過來看我們中國的思想，卻一向注重過程，而不注重本質，雖然老子書裏有所謂「一」，易經裏有所謂

「太極」，眞是於本體問題不無所見，可是這方面的思想始終沒有發達起來，對於宇宙人生的問題總是作「若何」(How)的解答，不會作「是何」(What)的解答。所以我認爲中國傳統的思想與西洋上、中、近、三古時期的思想完全走不同的路，倒與西洋現代思想的趨向比較接近些。

古琉球確卽瀛洲考釋

——中國琉球關係研究之一——

梁嘉彬

(一)考證琉球卽瀛洲

琉球列島(今屋久島 Ya Ku Shima 以南之列島)古稱瀛洲，爲戰國秦漢時代海上「三神山」之一，余於拙著「戰國秦漢時代三神山考」(一名「我國方士集團東渡與日本琉球耽羅開關考」)及「徐倭考」(一名「原日本考」)已詳證之。茲篇所言，僅撮引兩考中一二論證而已。

［瀛洲卽琉球論證一］考、海內十洲記(舊說漢東方朔撰，大抵係我國遨遊海外之方士所書，假托東方朔撰者)云：「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荷蘭學者希特勒格(Gustave Schlgel)著三神山考證(見馮承鈞譯：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以十洲記此種記載爲瀛洲與蓬萊方丈同爲現今日本之證據，蓋僅偏證也。案、十洲記此種記載，甚似日本之證，然其實則琉球耳。愚考戰國秦漢時代所謂「海上三神山」，係指東海上三處島嶼而言，蓬萊是日本，方丈是濟州島(耽羅)，均詳拙著「三神山考」中。此云：「大抵是對會稽」，謂爲日本固可，謂爲琉球更合。其他若「仙草」，「高石」，「醴泉」各條件日本固有之，琉球亦無不有之，不得謂此爲日本之專證也。在琉球列島最北端之屋久(現音 Ya Ku，古音 Yuk)島與琉球本島(沖繩島)在古時俱名「掖玖」，「徭救」，或「邪久」等，兩島相距甚遠，而竟同一地名，彼音爲 Yuk, yi Chiu, 或 Ya Ku 亦復一致，可證此列島在古時必同在所謂 Yuk, Yi-Chiu 或 ya Ku 之地理範圍內，而 Yak, Yi Chiu, 或 Ya Ku 又適與瀛洲(Ying Chou)音合，若較之瀛洲二字之古音 Yan dieu, 尤可證二者爲一。至云：「地方四千里」，此種里數固常有錯誤，不可取以資證，然甚非似蓬萊扶桑「地方萬里」之地理描寫者。至云：「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固亦琉球日本之共證，然若謂爲琉球，則更易解釋。案、琉球島以上多棕櫚樹爲特徵，在昔時亦名棕嶼。晉葛洪抱朴子金丹篇云：「海中大嶋嶼，若會稽之東，翁洲、亶洲、棕嶼洲。［至］徐州之［東］，辛萬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太平御覽七百八十二卷四夷部東夷條云「……閩詳泛海落棕嶼，上多紵；有三千餘家，云是徐福童男之後，風俗似吳人。……」隋書流求國傳云：「……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編紵爲甲。……」(隋書流求確卽現今琉球，詳拙著「隋代流求國確非台灣考」及「隋代流求國確卽沖繩考」等著中。)可證晉之棕嶼卽漢前之瀛洲，亦卽隋代之流求國矣。至云：「山川如中國。」則此爲琉球之山川，而非日本之山川，尤屬明顯。至琉球日本自古同有徐福移住傳說，惟琉球傳說較日本傳說更爲率直，其中且有甚似我國安期生傳說者。愚考我國方士移住琉球，或較移住日本爲早，至我國陰陽家道家著述中所稱「仙人」，係指絕世離俗棲隱山谷或尋草藥或煉仙丹之道士(方士)而言，劉熙釋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山海經、莊子、列子、抱朴子、海內十洲記、拾遺名山記等書述，其關於海外地理之記錄，甚

俱得諸道家方士周歷海外之見聞，非可以「妄言」「神話」視之，惟其中多參有浮夸語而已。詳拙著「三神山考」中，茲不贅。

【瀛洲即琉球論證二】古琉球確即瀛洲之諸據應求之於晉王嘉拾遺名山記（見說郛六十八）。查該記（木板本）云：「瀛（案、此應作瀛）洲，一名寬（案、此應作魂）洲，亦曰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鑾之觀，（案、謂道觀，道士所居），飾以衆環，直上干雲中，有青瑤瓦，覆以雲紈之素，刻碧玉爲倒龍之狀，懸火精爲日，刻碧玉爲鳥，以水精爲月，青瑤爲蟾兔，於地下爲機棙，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時有香風泠然而至，張袖受之，則歷年不歇。有獸名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案、拾遺記所述瀛洲較十洲記爲詳，古琉球賴以保存不少珍貴史料，即此可覘漢晉以前，我國道家方士東渡之盛，與建設之富也。希勒格（Schlegel）又以此爲日本之證，實大誤也。「東有淵，洞有魚」一句彼讀作「東有淵洞，有魚」，且不知中國所謂「淵」所謂「洞」之正確解釋，宜乎其不克發覺瀛洲爲琉球矣。余所讀拾遺名山記爲木版說郛本，字多有誤鋟者，「瀛」，字刻作「瀛」，他字亦多俗體，此爲考證工作上一大礙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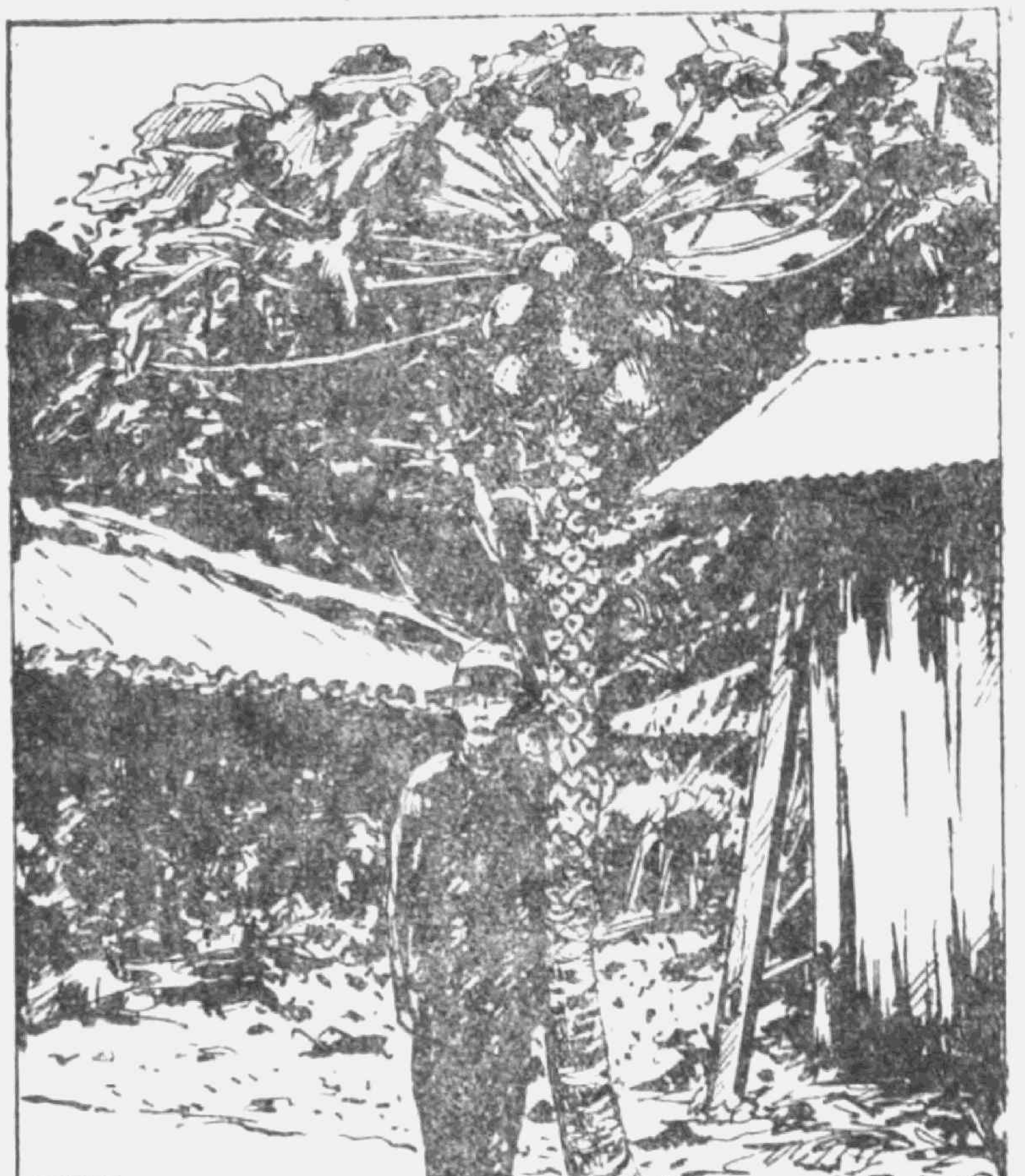
查拾遺記劈頭第一句云：「瀛洲，一名寬洲，亦曰環洲。」希勒格對此未加考證解釋，實則此一句最關重要也。查康熙字典云：「寬，同魂」。魅，同鬽。」，「寬，同鬽。說文：老精物也。从鬼彡，彡、寬毛，或作魅。」，又「鬼，古文䰟。」然則此數字最易淆混也。余因有其他無數論斷，可斷定瀛洲確即琉球古稱，故亦可斷定此中「寬」字必爲「鬼」字或鬼字之誤。據琉球古有「鬼島」，「啖人國」之稱，自古其關於鬼魅傳說亦最夥，即至今在琉球列島內仍有鬼界島（今稱喜界島）之存在。其古代宗教，人死，邑里共食之，父死，子啖父肉，謂爲「洗骨」，將死者得以超脫。隋書流求國傳云：「……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起墳，子【死】，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此可見其宗教沿革之一斑。至云：「亦曰環洲」，益爲瀛洲即琉球之明證。案、康熙字典：「瀛——唐韻以成切，集韻怡成切，正韻餘輕切，並音盈。——海也。」「洲——廣韻正韻職流切，集韻韻會之由切，並音周。——說文，水渚也。爾雅釋水，水中可居曰洲。說文，本作州，後人加水，以別州縣字。」章炳麟考證「州」字，謂與「島」字原同音丁聊切（Dio），案、古無「島」字，後人於島旁加山則爲「嶋」，減筆則爲「島」耳。康熙字典：「島，唐韻都了切，集韻韻會丁了切，並音蔦，集韻類篇並與鳥同」。可證也。然則，「洲」字「島」字皆可解爲「島」也。近世中國日本學者多錯誤解釋尙書禹貢島夷卉服」句之島夷爲以鳥作圖騰標誌之族類，實由於未考「島」字之來源耳。史記孟荀傳：「於是有裨海環之。」又：「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玉篇謂：「環，繞也。」然則所謂「瀛洲」所謂「環洲」，皆謂「海上列島」或「環海列島」之意，此爲「瀛洲」「環洲」即琉球列島之確證，而非日本列島之地理描寫，最易識別。名山拾遺記另有云：「蹶蓬瀛而超碧海。」蓬指蓬萊（日本），瀛指瀛洲（琉球），碧海即指太平洋。列子湯問云：「渤海之東，有大壑，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所所連著，常隨波上下。……」又日本關於蓬萊傳說極多，而關於瀛洲方丈則少，僅或偶爾及之。此皆可證瀛洲與蓬萊爲各別種類之島嶼。

海內十洲記：「扶桑（案、即蓬萊），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萬里，東復有碧海。」又：「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宫，太眞東王父所治處。……」可證漢晉所謂碧海係指太平洋而言。莊子：「尾閭泄之。」注云：「尾閭涯海水出外者也，在百川之下，故稱尾，水

聚族之處，故稱閭。」康熙字典：「司馬云：尾閭在扶桑東。」海國聞見錄：「自日本、琉球以東，水皆東流，莊子所謂尾閭也。」希勒格（Schlegel）解釋莊子所謂尾閭，亦即今日日人之所謂黑潮，其言誠是。案、蓬萊扶桑初原僅指日本九州而言（余另有詳考），名山記所謂「歷蓬瀛而超碧海」，確即謂「經日本（九州島）琉球而過太平洋」，無疑。

拾遺名山記第二句云：「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此魚噴水爲雲，……」在淵：說文：「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詩衛風：「秉心塞淵」，深也。又，洞：說文：「疾流也」。班固西都賦：「潰渭洞河」，即深也、朗徹也。觀此，瀛州尤非現今琉球列島不可矣。所謂淵者即指琉球列島東方之碧海（莊子所謂尾閭，現今日人所謂黑潮。）所謂洞者即指琉球各島中間之疾流，琉球自古至今，暖流寒流常交流其地，魚族之豐，爲世界所美稱。鯨也，鱷也，飛魚也，常交遊於此等島嶼之中。琉球古代傳說文學，最多關於此種魚類之資料。拾遺記所稱千丈、色斑、鼻端有角，噴水如是之魚爲鯨魚，亦即莊子所謂鯤魚者。希勒格考證此爲獨角鯨（Monodon monoceros）當可信。

拾遺記第三句云：「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希勒格僅研究日本，而未研究琉球，謂不知此影木究爲何木，或爲日本之（Citrus Daidai）云云，誤也。考、隋書流求國傳云：「流求國，……多鬪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大抵即拾遺記所謂「影木」也。案、此種植物至今仍爲琉球名產之一，日本名。ハ。ハイヤ（PaPayaa papaw俗名萬壽果），據仲摩照久編日本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二卷琉球第三七二頁，謂：「此種植物在台灣南洋各地亦均產之，果實可以生食，甘美異常，蓋熱帶果中之王也。剖其實，內部呈黃褐色，有無數小瓤者。」案、日本琉球在古代極溫暖，有熱帶物產，其後氣候始逐漸冷化，余另有「東亞氣候古今變遷考」，此種植物大抵琉球初產之，其後傳諸南洋，再由南洋逆傳北返者。插圖如左，可想其木幹鬪鏤文，木枝纖然下垂，有如華蓋，及瓜實密葉之形狀也。（插圖：萬壽果樹圖）



拾遺記此中其他各句，均可一一對證昔日瀛洲爲今日琉球，今以篇幅已長，故從割愛。

【瀛洲即琉球論證三】琉球在三國時代，魏人稱之爲侏儒國（見魏志），吳人稱之爲夷州（見吳志），詳拙著「三國時代夷州亶州考」中。所謂「夷州」，實即「瀛洲」一音之轉，一字之改。市村瓚次郎博士著「關於唐代以前福建及台灣」，謂三國夷州（洲）爲台灣云云，其說妄也。案、後漢書東夷傳倭條附註引東吳沈瑩臨海水土志云：「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雪霜，草木不死，四面皆山。人皆髡頭穿耳，女人不穿耳。有犬尾短如麢尾狀。此夷兒姑子婦臥息共一牀，略不相避。地有）案、此當爲「有」字之誤）銅鐵，唯用鹿格（角）爲矛，以戰鬪，摩礪青

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爲上肴也。」臨海郡治即今浙江臨海縣，台灣安得在臨海東南？又安得有「去郡二千里」之記錄出現？台灣古代炎熱異常，直至滿代，四季如夏，人皆裸體，經余考證，當即中國史書上所謂「裸國」（詳拙著「古台灣考」內），安得備作「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之濕暖帶氣候描寫？台灣大島也，安得有「四面皆山」之地形記錄？又，「髡頭穿耳」，「鹿格矛」，「鹽鹵食物」各語，均爲確即琉球之有力證據，且有隋書流求國傳可資對證，不可諉也。市村博士何以不用後漢書所引臨海水土志而偏用宋太平御覽既經李昉改竄之僞臨海水土志，又何以肯用史涉妄證三國夷州隋代流求均爲台灣，又何以更穿鑿附會，强謂有徐福傳說之亶洲（日本）爲海南島，余誠百思不得其解，大抵彼欲藉此以消滅日本琉球古史秘密痕跡而已！案、「夷州」兩字之原意，初僅泛稱「東島」，地理範圍原甚廣闊，然在三國時代，日本列島已有專稱，且吳國之東方列島適即琉球列島，故以「夷州」兩字命名之。說文：「夷，東方之人也，從大從弓。」禮記王制：「（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又說文：「州，水中可凥（居）者曰州，水匊（周）繞其旁，從重川。」註：俗作洲。」在吳人心目中，無以台灣認爲東島之理，市村之說蓋不值一辯者。構洲古音Yan dieu（Chu）夷州古音Yi dieu（Chu），而琉球之古國名爲「邪久」、「邪古」、「徐救」、「夜句」、「璵玖」……等，皆取「瀛州」「夷洲」兩字之音而易書他漢字得來，更可確證「瀛洲」「夷洲」即琉球矣。

【瀛洲即琉球論證四】海內十洲記：「瀛洲：……大抵是對會稽，……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太平御覽東夷條：「……周詳泛海蕃綜嶼，上多紆，有三千餘家，云是徐福童男之後，風俗似吳人。……」案，中國人對海外各島名稱，蓋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同一日本，可稱之爲祖洲（日本人改稱之爲九州），爲亶洲（日本人改稱之爲橿原，橿原又名檍原，原在九州，不在本州。），爲蓬萊（日本人改稱之爲高千穗峯），爲夷州（見隋書俀【倭=徐倭】國傳），同一琉球，可稱之爲瀛洲（球琉人改稱之爲邪久），爲夷洲，（琉球人改稱之爲徐玖或徐救），爲綜嶼，爲龍宮（留仇，流虬，流求，琉音均音 Ryukyu），……凡此余均另有考證。日本琉球俱爲徐福所開闢（徐福之後，早有無數方士東渡，然有建國規模者，則在徐福之後），此實無可置疑者。中國史籍恆以「蓬萊」與「瀛洲」並舉，又恆以「亶州」與「夷州」合稱，其實蓬萊即亶洲，瀛洲即夷洲。康熙字典：「亶洲夷洲並國名。」是蓬萊瀛洲爲兩洲，亶洲夷洲爲兩國，二而非一者。然唐韓愈送鄭尚書序云：「毛人夷亶之洲。」隋書俀國傳：「……然王國（案，在現今九州宮崎），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州，疑莫能明也。……」則在隋唐時，已有混稱日本爲「夷洲之例。明宋濂賦日東曲云：「紅葉樹要是蓬瀛，十二樓臺白玉京，不知幾世童男女，還有兒孫跨鶴行？」滑黃遵憲詠徐福云：「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別有天，鏡璽永傳笠縫殿，尚疑世系出神仙。」則在明清兩代，又大抵均以蓬瀛合稱日本矣。徐福東渡傳說，在日本琉球原均廣遍傳布，大抵自大正以後始被政府禁止取締，或用大學者著書立說，捏做無數以「僞」作「眞」，以「眞」作「僞」之理論，以消滅之於無形，然實欲蓋彌彰者。其詳具拙著「徐倭考」中。

徐氏原籍淮泗間，其地久爲吳國領土，徐福携童男女係自出東琅邪東渡。琅邪一地在春秋時代屬洲上諸侯，在戰國屬齊，屬吳，後更屬越，就中越王勾踐遷都琅邪，（琅邪外有長城，與齊國相距，秦始皇徙「黔首」三萬戶實琅邪臺下，皆使該地成爲吳越民族聚居地帶。徐福所携童男女，蓋盡吳越民族也。三國志[illegible]條：「……自古以來，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案，此指越族）晉書梁書倭條：「……自謂（吳）太伯之後。……」徐倭自稱爲越爲吳之後，實由於此。余考琉球之地名，如「越來」、「那覇」、「名護」、等均吳越地名；余考日本琉球語言，尤其琉球語言，吳音最重，越語文法最多；余考日本琉球古代傳說，在日本則謂其開始祖「天孫氏」係從天而降，在琉球則至今猶有「天孫氏」來自中國山東省之傳說，而

琉球學者首里崎山長濬更列舉琉球民族確來自山東半島之論證；余考日本琉球神教（神道）蓋出自我國陰陽家方士學說；余考琉球考古記錄，知在琉球那覇已有我國燕幣「明刀」出土（見昭和三年史學第七卷一號橋本增吉：「沖繩縣那覇市外城岳貝塚出土の明刀に就いて」）；余考日本民族琉球民族，尤其琉球民族，與我華南民族（吳越民族），血清比較最爲接近（見桐原眞一醫學博士之東亞民族血清比較）；余攷日本琉球（尤其琉球）之古代風俗、習慣、信仰、傳說、均可與我國陰陽家學說互相對證；余考琉球古代曆法、文字、制度及倫理觀念俱可確證傳自我國；余考在琉球列島（大瀛洲）最北端之一小而峯高之島嶼，即昔日稱爲「徐救」「掖玖」今日改稱「屋久」（音 Yuk, Yi Chiu, 或 Ya Ku）之島嶼內，確有徐福因避秦亂東來傳說（見琉球學者柳田國男海南小記所引），與我國史記、海內十洲記、所述徐福東渡事宜適相脗合；余考蓬萊確即日本，方丈確即濟州島，故瀛洲（亶州）亦確即邪久（徐救、掖玖）；余考中國有龍宮傳說，琉球亦有龍宮傳說，而「龍宮」依琉音又適與「留仇」、「流虬」、「流求」完全暗合；故余敢斷定戰國秦漢時代我國所稱「瀛洲」，確即琉球列島無疑！

（二）解釋戰國秦漢時代我國方士到達日本琉球之理

古琉球既經余確定其即爲瀛洲，則琉球與我國古代之關係，早已揭曉。然學者或尚有疑我國人在秦漢時代爲不克到達琉球者，故余仍不憚窮追其理，引證若干中國朝鮮日本琉球古代史料傳說，以解其惑。

其一、略論先秦我國學術與海洋慾之關係

【論中國陰陽家學說及方位學皆促成海外發展】中國自古拜天，對於「天」「日」之學說特夥，學考：正統之「陰陽學派」爲我國學術之源，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蓋皆由是系分者。史記六家：首列陰陽家，次儒家、次墨家、次名家、次法家、次道德家，其所謂陰陽家，蓋指正統之「陰陽家」而言；及至漢書九流十家：首儒，次道，次乃陰陽，則其所謂陰陽家已專指旁雜之陰陽方術而言矣。我國古代設官，首重曆數之官，史記漢書俱謂陰陽家出自羲和（曆數）之官，又殷周以前，我國多重卜筮，敬事鬼神，則知陰陽家之源遠矣。又我國方位之學蓋亦早經發達者，史稱黃帝製指南車，或未可信，惟近經英人蘭徹斯之研究，謂此種指南車非用磁石，蓋係利用與汽車差別齒輪之原理以製成者，余以爲中國日影之學蓋最早發達，而日影用於時曆方位，蓋又極早之事也。

中國此種學問發達之早，遂促成一種登山入海以追究天體終極之思想發生。其沿海居民，常爲所謂「海市蜃樓」所引誘，而幻覺海之彼岸必有「神山」「仙山」之存在。於是有海洋慾，有神仙思想。自東周後，中國戰亂頻甚，此種慾望與思想遂愈不克禁制。左傳昭公十二年云：「齊景公問晏子曰：古而無死，其樂何如？」孟子謂：「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朱熹註：俱島名），遵海而南，放於琅邪（案，此一港在周秦漢三代俱爲著名出海港口，關係東洋史極鉅），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論語謂：「播鼗武入於河，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朱註：海，謂海島也）。」又：「子欲居九夷（朱註：東夷有九種）。」又：「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可知最少在春秋以前我國海洋慾及神仙學說已很發達，非自戰國鄒衍始有陰陽家始有神仙說也（至於醉心神仙之方士，其登山涉水，心最誠，膽最大，而關於天文、曆數、方位之學亦最先驅，躬踐實行，以追求其絕世離俗之海外烏托邦，因不願徒托空言，或毋容著文以自見，吾人因此損失無數古代交通海外之史料，僅能於接近此非方士之道德家著作中稍窺個中一二隱秘。迨至戰國，則非周之書，鄒衍之說，皆足證我國當時海外智識之富。

【論先秦航海技術及船料皆足以遠航】或又有疑我國先秦航海技術及船料爲不克遠航者，此可備用國語左傳之記事兩則，即解其惑：——

左傳魯哀公十年：「……吳子（夫差）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

師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國語王孫雒謀先歃：「……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后庸率師沿（泛）海泝淮以絕吳路。……」——此足證春秋時代吳越兩國海運舟師之盛也。至燕則交通朝鮮，齊則恃船舶以收漁鹽貿易之利，在戰國時，燕齊兩國屢遣人入海，船大抵以豫章木為之，至秦且已有樓船出現，若謂我國直至秦代，船舶猶必不克東渡云云，余無法附和其說矣。

復案，中國古籍之記海外交通，大抵以「東南行船」之記錄居多，余初不能明其理，其後參之以日本古史傳說，始知此等船隻係追蹤日光而前進者。大抵我國海外大胆航行，係依據日月星辰，向海中挺進，若自琅邪向東南出發，其勢必經濟州島（方丈洲）而至日本九州（蓬萊）或屋久（Ya Ku, Yuk, 案即小瀛洲）島，若自吳越兩地任風隨波，則判達蓬瀛也易，實不必過存其疑者。

其二、略論我國先秦疆士之東闢及人民之東渡

【論朝鮮半島之開闢有助於我人之東渡】研究琉球古史者，當須兼究日本朝鮮古史，乃可明我國人在先秦時代已克東渡抵達之理。蓋琉球列島之島勢猶與日本列島不相連接者，又我國渤海黃海（古稱渤海或東海）之東猶無朝鮮半島峙立其間為之橋樑者，則我人之東渡日本琉球，僅恃追蹤日光大膽向海中挺進之一法，此種航行易招失敗，且常為「大鮫魚所苦」（見史記始皇本紀），難以鼓勵我人之接踵東渡。然據余考證，則在殷末周初，箕子已開國朝鮮，其東界直至日本海，教民以禮義蠶織作，其俗男信女貞，有「君子國」之稱。孔子謂「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蓋指欲居箕氏朝鮮而言，另詳拙著「君子國考」內。在春秋時，燕齊魯居民常慕箕氏之化而東渡，自在意中，其自朝鮮半島前往日本琉球，僅須沿岸循島緩進，此種小胆航行之方法亦足以抵達日本與琉球列島者。

其在戰國時代，我國領土已達朝鮮半島，彼此交通自較春秋時代更為繁衍。史記蘇秦傳：「……燕東有朝鮮遼東，……」三國志魏志韓條引魏略：「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王。……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又史記朝鮮傳等並可參考。故可非當時方士神仙說正盛，使入海者但知私心自用，故神其海外之知識以欺惑君主當世，則東海各島之地理何若，早可確載於我國正史官書，而不必發生「三神山」之說矣！

【論戰國時代我國海外智識及莊子所謂「藐姑射山」等考證】莊子一書，多述東海地理。余讀莊氏書，乃知我國在戰國時代，已有自命神仙之方士入居日本島與琉球島矣。內篇逍遙遊云：「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玉篇：「鯤，大魚」。列子湯問篇：「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陸德明音義引崔譔云：「鯤當為鯨」。又：鯨：說文本作鱷，海大魚也。說郛六十二玄中記云：「東方之大者，東海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魚產三日則碧海為變紅。……」較觀日本琉球古史傳說，多鯨鵬故事，則莊子鯤鵬之說固有所本矣。逍遙遊又云：「肩吾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案、神人即指我國道士），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案、飛龍謂鱷魚也。琉球古祝詞有「乘鱷魚遊於浦中」之句，日本書紀海宮遊行章有海「神乘大神孫炎出見尊於大鱷，以送致上國本鄉」之事，大抵此號道士（方士）與海中鱷魚，最有關係者也），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山海經：「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又：「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大蟹在海中。」日本萬葉集：「心乎之，無何有乃鄉爾，置而有者，藐姑射之山乎，見末久知杏絡務。」友清歡眞著神道古義謂：」莊子所謂藐姑射，即日本所謂「神山」，舉凡手箱山（テハコヤマ，Tehako yama），石城山（イハキヤマ，Iwaki yama），天城山（アマキヤマ，amagi yama）等神山，均為藐姑射（ハコヤ，（hakoya）

。」又：「石城山（案，在本州島周防宮市東十里）亦稱西之富士山，神山也。」竹取物語（宋代日本古籍）云：「蓬萊山即富士山，富士山即不死山（Fuji sau）。」案、日本富士山原不止一處，本州、四國、九州均有之，後人祕其事，而常易書「富士」，「不盡」，「不二」等漢字。攷此，日本古史所謂出雲氏者，殆即我國戰國時代東渡之方士耶！篠野道明編字源（大正十二年版）釋藐姑射之山（バクコヤノヤマ）云：「仙人所棲之山，藐者，遼遠之貌，見莊子。【日本】國解爲上皇或法皇居宮之敬稱，亦書作「仙洞」兩字」。日本正德（淸康熙）寺島良安著倭漢三才圖會：「仙洞——一名射山或姑射。天子遁位呼曰仙洞，奉其言詔文稱院，宣行啓曰御幸，其皇居稱女院，仙洞在而今上遁位曰新院。」然則莊子及山海經所謂列姑射，藐姑射，姑射國者，非狂而不信也。日本謂上皇或法皇所居爲姑射（戰時代方士所居），則日本皇室爲秦代東渡之方士（神人），尤可佐證。至莊子所謂「窈㝠」，經余攷證即謂扶桑，即謂蓬萊，所謂「天池」「冥海」即指今日本海，所謂「尾閭」即謂日本琉球間之黑潮，詳拙著「三神山考」中。郭象等注皆誤。其他史記所載鄒衍談天，安期生傳說，均可證戰國時代，我國人遷跡海外者至夥。

至於戰國時代我國人之可能到達琉球，由於有橋本增吉在昭和三年史學第七卷第一號發表之「沖繩縣那覇市外城岳貝塚出土明刀に就いて」一文之證明，已可不煩其他論證。

【論秦漢時代我國人東渡已絕無困難】若夫秦漢，在朝鮮半島則已全部爲我國人所開發，前漢書朝鮮傳：「秦滅燕，（朝鮮）屬遼東外徼。」史記秦始皇本紀：「地東至海，暨朝鮮。」三國志引魏略：「及秦幷天下，朝鮮王否（箕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三國志魏東夷傳濊條「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敎以敎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魋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此可視秦漢開發移殖朝鮮北部之概況。至於朝鮮南部，則在秦以前已有所謂「辰國」者，其後更分爲三國，在東者曰辰韓，在西者曰馬韓，在中者曰弁辰或弁韓，是謂三韓」。三國志魏志東夷傳辰韓條云：「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與之，其言語不與馬韓同，……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今有名之爲秦韓者，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據此，則馬韓自必成立在先，大抵即燕齊方士遷跡海外所立國，而辰韓（秦韓）者，則爲秦民之避力役而設之海外逃逋藪，其地與日本本州島西端及九州島北端已僅隔一小海（朝鮮海峽）其交通日本之航綫亦即今日釜山至下關之航線，昔人實無理由强謂直至秦始漢武時代，我國所遣東求「神山」之方士猶必袤遭滅頂而不到克達蓬瀛（日本琉球）者。至於所謂「方丈」一州（一名方丘，或方壺），爲即今之濟州島，早爲「羣仙」聚居往來之所，詳下節。

（三）考釋我國方士集團開闢「海上三神山」之先後次第

欲考我國方士集團開闢「海上三神山」（即日本、琉球、濟州島）之先後次第，但須較觀中國、日本、琉球三國史料，則其眞相自明。

【戰國時代我人有至三神山者】查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云：「……自【戰國齊】威【王】、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案，即西紀元前三七八年至二七九年凡一百年之間）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案，亦稱東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案、馬遷此段記載蓋最易使人誤爲狂而不信者，職是之所重，固以信傳信，以疑傳疑，然其所以如此着筆，蓋有感於漢武之神仙思想，乃多述方士妄誕以諷刺之也。既謂「蓋有至者」，而復謂「

風帆引去，終莫能至」，何以矛盾至此？唐沈汾續神仙傳云：「史不書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史記言：：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者，斯亦激勵之意也。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尚虛無自然之道，則人無所拘制矣。」斯則馬遷不肯直陳其事之深意歟！自齊威王至燕昭王，其間足一百年，屢遣人入海，豈均無一至者？余參考日本書紀及風土記等，知其神話中所謂「三輪山」或「三諸山」即謂「三神山」，所謂「常世鄉」或「常世國」即指我國，又載諸神屢奉命平治「葦原中國」（案、即指日本），久不復命，皆留而不返，則其個中消息，尤可覩矣！其蓬萊謂今日本，瀛洲謂今琉球，余俱另有證。其所謂方丈者，果何地乎？以此種考證復有助於蓬瀛開闢次第之考證，余不妨撤引拙著「戰國秦漢時代海上三神山考」中一二論證先說明之。

【方丈（濟州島）開闢最先及其概況】在海內十洲記云：「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官所治之處。羣仙（案、即方士）不欲昇天者（案、即謂不欲輒離人蓬瀛仙境者），皆來往此洲，受太玄生籙。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案、此種記載所述之地理條件為現今濟州島所獨有：濟州島之島形為方形，其距（東）日本（南）琉球（北）朝鮮及（西）燕齊，均約略相等，又濟州島寒流暖流交錯其間，魚族最豐，至今猶然。據此，可視中國方士集團之東航者，大抵皆欲足於此，自濟州島以西，航行較為安全，自濟州島以東，則航行常為「大鮫魚」（鯨魚）所苦」，此為方士能否超入「仙界之一大難關，亦首被我國方士發現之一神山」也。至今濟州島內猶有「漢羅山」（羅漢山）及西歸浦等地名，可視該之為東去西歸之中間點也。此云：「羣仙不欲昇天者，皆來往此洲。」又云：「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則此洲（島）開發之盛，且已有「仙官」組織，躍然紙上。參證唐沈汾續神仙傳：「：：積功之高者，便為仙官，卑者尤（猶）為仙民，十洲間動有仙家四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稻畦。是仙官分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云云，是無怪戰國秦漢方士之入海者去而不返，秦徐福有「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之語矣。案、芝田一作瓊田，仙人（方士）需此滌饑，可以禦飢，可以餌病，可以製船，可以成（宮）。（宮字原為人居室之意，家字原為豕居穴之意，自秦後始以宮字專指帝王所居，日本琉球列島間地名常有宮字，此亦為日本琉球確為徐福以後所關之一證。另有考。）復據拾遺名山記云：「方丈之山，一名帶孃

三神山與常世圖

民國三十六年考證人梁嘉彬繪

，東方龍揚，地方千里，：：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龍膏，案卽鯨魚之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台，亦曰通霞台，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纓。：：」然則方丈（濟州島）之開闢，爲蓬（日本）瀛（琉球）之首，可以論定。（插圖：三神山常世國）

【蓬萊瀛洲孰先開闢問題】蓬萊瀛洲，孰先開闢，爲此種考證中最困難而又最重要之點。案、日本琉球各島之原始民族爲山海經內所謂『毛人』前漢以前史書所謂『委奴』（アイヌ）或『倭人』，大抵卽今人所謂「埃斯基摩人」（Eskcimos），詳拙著（毛人國考」內。惟現今所謂日本民族琉球民族，則與此種「毛人」關係並不密切，而日本琉球兩地之開闢，亦非由於此種「毛人」之力。復案，近代各國學者關於日琉兩族之研究，學說甚多，有謂琉球民族爲日本民族南移者，有謂日本民族爲琉球民族北殖者。有謂日本琉球民族俱自我國廣東福建及南洋移殖者，有謂自北亞

毛人家族圖

（採自櫻井秀著日本風俗史）

移入者。藤井貞幹更有「吳太伯裔（案、似暗射徐福）降臨琉球列島之アマ　ミガ　タゲ　（アマミ　アマミ　イヽヤ大孫獄（庵美島、阿麻美島、海宮、惠平也島），其後娶王依姬，生神武天皇」之說（見所著「衝口發」），此說爲日本國體明徵論者本居宣長所猛駁，著「鉗狂人」，斥藤井爲侮辱國體。據余參考中國日本琉球史料，中國陰陽家學說日本琉球神話神道，及日琉學者語言比較血淸比較考古記錄等，可得結論如下：

（一）在徐福東渡以前，琉球日本各島早有我國方士移住，爲戰國時代燕齊兩國屢遣入海之方士團體。琉球島（冲繩）那霸明刀玉石器之出土，琉球語音保存我國古音最爲濃厚，及琉球傳說等，均可充分證明琉球島之開闢早在戰國時代。

（二）徐福在奉始皇命率領童男女數千東渡以前，實已知東島（日琉各島）虛實，且與史記所載韓終、盧生、侯生、及安期生等均早取得聯絡，就中盧生一人尤爲徐福之有力助手，共同向始皇行詐者。始皇之坑儒、發兵擊胡、使長子扶蘇監軍上郡，及其惡夢得病而死，均受徐福等欺詐所累。

（三）根據中國史記，徐福於始皇二十八年初出海時，求童男女與偕，蓋已預存以童女投海禁厭，祭「海中大神」。（三國志魏志東沃沮條：「（東沃沮）耆老言：：：：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可參考也），及殖民海島之意，其在始皇三十七年再謁始皇時，則實已在往返東島與大陸間數次以後，其所索求者爲「連弩弓」（始皇所新發明者，一名機弩弓，一發數十矢），爲「令名男子若振女（振男、振女＝壯男壯女）」，爲「百工之事」，爲「五穀種種」，且其對始皇語有「西皇」「秦王」之稱，則更透露在海外已有「平原廣澤」，早存「止王不來」之謀矣！（參考史記始皇本紀，淮南衡山傳所記伍被語，及海內十洲記等）。

（四）徐福在始皇二十八年上書謂「海中有三神山」，其後在始皇三十七年時，則備提蓬萊，可視徐福已曾到達方丈及瀛洲，且已移殖童男女於瀛洲（其時方丈洲早已人滿），其蓬萊原爲其追求之主要目的，惟地方太大，敵人（先彼移居之方士集團及土人）太多，不敢貿爾登陸，故再度欺詐始皇，求取振男振女、連弩弓、及百工五穀種種然後去。日琉神話傳說甚多相同，惟日本傳說內參雜不少琉球傳說，琉球傳說則較爲簡單淳樸，可視琉球開發在先，日本開發在後。

（五）根據日琉兩國神話，皆有「天孫氏開闢傳說」，在日本神話中已經幾度修改，自謂「天孫氏自天降臨」，而琉球神話則較爲質樸，其出自我國陰陽學說，一目瞭然。據眞境名安興沖繩一千年史引琉球古史球陽云：「天地未分之初，混混沌沌，無陰陽淸濁之辨，既而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夥。：：：蓋我國開闢之初，海浪氾濫，居所無定。時有一男一女，生子於大荒之際。男名志仁禮久（シンレク），女名阿摩彌姑（ママミコ），運土石，植草木，以防海浪，而嶽森開始。嶽森既成，人物繁夥。穴居野處，與物相友，無價傷之心。歷年既久，而人民有機智，始以物爲敵。時復一人初出而分群類，定民居。號爲天帝子。天帝子生三男二女，長男爲天孫氏，是國君之始，二男爲按司之始，三男爲百姓之始，長女爲君君之始，次女爲祝祝之始，而倫道始矣。天孫氏凡二十五世紀，起乙丑，終丙午，其治世一萬七千八百有二年。」云云，案，球陽此種記載原出自十三世紀初葉至十七世紀中葉之琉球歌謠集；所謂「オモロ艸紙」，及十七世紀初葉之僧袋中著「琉球神道記」者。日本古事記古語拾遺等各神話大抵與此多相類。又據奄美大島傳說，亦自稱爲天孫氏之後裔。據琉球研究專家伊波普猷「古琉球」之論證，謂自日本琉球精神宗教風俗歌謠比較研究，均可證爲同源：琉球古昔最多，與日本自古同有佩帶曲玉（琅玕）等風俗，及羽衣、鶺鴒、鸚鵡、等神說。另據琉球傳說研究專家佐喜眞興英「南島說話」（案，日人稱琉球爲南島或西南列島），其關於天孫氏禁食人肉之傳說如下：「天孫氏自中國今日山東省降落琉球之時，琉人至爲昧蒙，不知用火，喜啖人肉，天孫氏鑽木取火，以鐵鍋煮熟知念川切志喜屋村水芋之苑，使人民食之。又自山東省輸入牛、馬、豚等家畜，而禁戒啖食人肉之習。」（大正十一年東京鄉土研究社版），又據伊波普猷「琉球豈古無文字乎」引「遺老說傳」云大荒之際，未有文字，時天人帶占書（時雙紙）降下此世，教之於民，其文字數有一百餘字，後人遇惡日修造居宅，天人見之，召古者曰：今日大凶，令某人修宅蓋屋，何故？答曰：彼人不來問，亦如之何？大人怒曰：彼人愚而不知，汝何不往告耶？遂奪其書，裂破而上天，今所存者不過十干十二支而已。」伊波並引新井白石南島志「昔有天人降而教人以文字，其體如篆，白石曾親見之」之語，及元陶宗儀輟耕錄「琉球國職貢中華，所上表用木爲簡，橫行刻字其上，其字體科斗書」等記錄，以證琉球確固有文字，與日本不同者。伊波復引「琉球神道記」及伴信友「中外經緯傳」等書，得十干十二支字，字數十七，如左：

≈甲	∴丙	○戊	Z庚	マ壬	十子
乙	丁	己	辛	癸	
方丑	ᗯ寅	◆卯	ノ辰	「未	ク申
不酉	从戌	八亥	巳巳	卯午	

又日琉民俗研究家柳田國男著「海南小記」（案，海南即指琉球），亦有秦徐福東渡屋久（按久Yaku）島之記載，伊波普猷「古琉球」中之追遠記，亦自認其祖出自我國甘肅魚氏，渡琉球採取長生不死方藥者。凡此皆琉球自戰國至秦漢繼續爲我方士集團所開闢之證據。

六）日琉民族自古以來謂我人爲「天人」，「天孫氏」「天人」等稱原不得考證，即知其指我人而言。然我人東渡琉球日本後，自稱爲「天孫氏」，又造所謂「志仁禮久」之神說，原亦有所本。考、說孫參七孝經援神契（闕名撰）云：「泰山，天地帝孫也，主召人魂。人頭圓像天，足方法地，五臟像五行，四胑（肢）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肺義，腎志心禮，膽斷脾信，膀胱決難，髮法星辰，節法日歲，腸法鈐。」然則所謂「天孫氏」者，不過猜射「泰山」，所謂「志仁禮久」者不過猜射「腎肝心肺」而已！日琉神話有所謂「黃泉國」，與「主召人魂」一語並可證。

（七）據琉球學者首里崎山長濱有琉球民族來自山東半島之論，據日本正德（清康熙）倭漢三才圖會卷六十四大日本國謂：「以神武天皇爲吳泰伯者，其非也。於太唐亦論此事矣。兩朝平壤錄云：日本，故倭奴國也，通鑑前編以爲吳亡，子孫入海爲倭，故倭自云吳泰伯後。暑談以爲倭國有徐福祠，謂爲福後，故中國呼倭爲徐倭，皆非也。蓋仁山據國語：吳人遷王於甬句東數言而推之，非實有所本云云。　徐福者，諸書以福居檀夷二州，號秦國，但屬之倭耳。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寇亦不一，開皇永徽間，遣人求佛經，學佛法，開元雍熙間遣人來從僧受經，唐咸亨中，惡倭名，始更號日本。別無泰伯來倭國之證據。」云云，案，曾（澶、檀）州爲日本，夷州爲琉球，余均另有確證，詳拙著「三國時代夷州曾州考」中。大抵徐福係先至琉球列島，以奄美大島爲根據，然後南北展開者。然自北入日本後，即置琉球於不顧，而琉球在徐福東渡前，亦早有我國方士集團遷其間，自福去後，此等方士代福保養童男女。此所以琉球文化低落，僅留童子所用若干記事符號，有不及「袋主國（案，即徐倭），其人同於華夏」（見隋書倭國傳）之處，而中國史書亦僅記其爲「云是徐福童男之後」（見太平御覽東夷條），而不謂「徐福之也」也！

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草畢

評朱伯康著「中國經濟史綱」

朱傑勤

經濟史之研究，本爲一種新興之學。即在經濟學發達之英國，此項研究進行亦緩。其於一八八三年（社會改革家與經濟學者陶比 Arnold Toynbee 之死年）及一九二四（經濟理論家馬塞爾 Alfred Marshall 之死年）間，經濟史之研究始有顯著之地位，研究者亦漸多。但其表表可述者不過數人而已。（即 James Edwin Thorold Rogers, 1823—1890；Archdeacon William Cunningham, 1849—1919；及 Sir William James Ashley, 1860—1926三人。）早期之經濟學者，因持論之便，雖稍涉及經濟史之範圍，如亞丹斯密之原富中，有一章論殖民地及各國因而致富之由。又馬爾薩斯人之口論中亦將歷史與統計打成一片。但研究經濟而與歷史息息相通者，則方法尚未成熟而比較晚出，亦因史家注重經濟事變及其影響，如格林所著之「英國民族小史」（Green: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亦七十餘年間事耳。

致於中國經濟史之科學的研究，在今日尚爲草創時期。其史料之繁瑣與問題之複雜，除門外漢外，學者均悉其困難，同時作開拓工作者亦日衆，而各大學亦有中國經濟史一門。中國經濟史之研究，已漸形重要。但時至今日，仍無一本由古及今，深入顯出之中國經濟史，大可證明此項研究之不易，多數學者仍注重於史料考證工作而未遑及之也。今抗戰結束後，乃有朱伯康及祝慈壽合著之中國經濟史問世，誠爲學界之慶。茲將筆者讀

此書後之意見表而出之，以與作者及讀者商榷。

據著者序言，此書本為其在中央大學經濟系担任中國經濟史一科之講稿，而由經濟系同學祝慈壽君整理抄錄，而聯名出版者，並列為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會叢書之一種，而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全書凡二三九頁，而概括三千年之經濟史實，極鉤元提要之能事。「至於史觀方面之見解，則詳於本書導論中」。今務其大者，先言作者論史觀與歷史階段。

史觀一節，注重治史者對歷史之看法，吾人當稱史識，亦即以作者之見而解釋歷史，「雖有偏見，聊勝於無。」吾亦贊同此說，蓋作者對史實之判斷，雖能持較為客觀之態度，然作者必有定見（或主觀），然後開始搜集材料，而此項材料不免遷就其見解，最後所下判斷，亦必以材料為依歸。故其作品終有多少主見在內。其能以理制情，以誠求真者，實憂憂其難！故信史之成立與否，仍視乎作者之修養。

作者暢論唯心論與唯物論之不同，認為二者對於歷史之解釋不可偏廢。「如果兩者不可調和，吾人寧願採用二元論，以代替單方機械之公式。」關於二者之異同優劣，非一二語所能盡，吾亦不便多言。然而經濟史之任務，在於求歷代商業範圍之擴張，資源發展之努力及人民生活之榮枯；而以上各項均受政治制度及政治目標所決定，而政治措施亦須服從公意。群眾心理與行動互為影響，而國民經濟之榮枯繫焉。所以著史者應因時制宜，不拘一格，對於唯心論及唯物論不能劃分得太清楚，即以本書而論，內容均為歷史事件對於社會之影響，故亦難斷作者究竟採取何種史觀。其實一家之作，尤宜獨出心源，不必以某種史觀自囿也。本書第一及第二節對於史觀及歷史發展階段，分析詳盡，足見作者歷史哲學之修養。

第三節言歷史之種類，由成文的歷史引伸而為（一）做成的歷史；（二）反映的歷史；（三）歷史主義的歷史。分析甚詳。亦有可取。第二類反映的歷史，復分為實利的、批評的及觀念的三種。意大利史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之「著史術之理論及其歷史」（Theoryan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一書，則以實用的歷史包括上述三類，頗符作者意見。

作者又云：「經濟史研究之對象為人類之經濟生活，然此範似嫌空泛，究何所指，不甚確定。實際上，吾人可自另一方面言，經濟史所研究者，亦為經濟學所研究之對象，不外消費、生產、交換、分配諸事。各時代之情形不同，經濟學並不研究各時代之經濟，此為經濟史研究者之任務。蓋經濟史之研究對象，即為各時代人類在一定時間上所表現之經濟生活之事實。」（導論第四節）此段文字不大清晰，而意尚可曉。蓋謂經濟史所研究者，亦為經濟史所研究之對象，不外消費、生產、交換、分配諸事。但各時代之情形不同，而經濟學並不研究各時代之經濟，惟經濟史研究之耳。作者自下一經濟史之定義，謂「蓋經濟史之研究對象，即為各時代人類在一定時間上所表現之經濟生活之事實。」此一定義已被前人所下者為詳盡。吾今亦對於經濟學及經濟史各下一定義。「經濟學乃研究一時的人類與財富之關係及其現象。而經濟史乃研究歷代的人類與財富之關係及其因果。」苦思多日，始能確定，謹以就正高明。

此節繼又列舉各學者之經濟史發展之階段說。被舉者有李士特、喜爾達勃蘭，舒摹萊、非力甫維茲、彪舍及桑巴達六君。李士特分五個階段，其第一為畜牧時代及第三為農耕時代。吾以為二者可併合為一階段。在西洋史上，新石器時代已有家畜之豢養，同時以農業維持生活矣。且新石器時代之別於舊者，則新石器時代之人已知耕稼，且利用家畜以代人力。故上述二階段可合併而稱為農牧時代。其他各家所定之階段亦無大特色。惟桑巴達之說尚有可取。尤宜擇善而從，不必列舉。

第五節述西洋經濟史發展之型態，將西洋經濟史各階段作一簡括之敘述，無可厚非，但此書既名史綱，自以簡要為宜，而此節竟佔八頁之多。如謂欲資比較研究，則作者可於紀載中國經濟之史的發展時，如有類似西洋之處，不妨隨時列舉比較，作者本已知此，如第三章西周時代論封建制度內容之分析一節（由五四至六十頁），亦引西洋之封建制度與我國者比較。又論及唐代之莊園制度亦然（第一五五頁），如此，則史實切當而有力，且不致有前後重複之處。

作者論及中國經濟之發展及其階段之劃分（第六節）。無論分期與立論，均極精彩，將我國數千年經濟發展之利病及我國社會何以尚未踏入資本主義的階段之原因，扼要敘述，甚有遠見，尤爲全書之靈魂，以後各章，亦不過循此而補充例證而已。

第一編上古經濟一篇，因限於材料，或因材料之尚未考證及剪裁之故，遂見蕪雜，文章因亦不大清晰。作者雖自知盡信書不如無書，但亦不免引用傳說及野史。如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后稷占歲，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術之說。以科學知識斷之，殊難置信。蓋人類因需要而發明，而發明亦有先後之次序。如初民爲求生存，則發明水利方法，以治河及灌溉。太古之時，常有水患，土爲水淹，水退之後，則須重定土地之經界，以免爭執，於是有測量學之發明，（故 Geometry 幾何學一字亦即測地學，Geo 爲地義，而 Metry 之義乃測量也）而數學漸起。又知若干面積之土地需水若干以灌溉，而若干土地可產生若干穀，而數學問題漸入於人生日用矣。又水之漲退上應乎星宿，而天文曆算遂成專門之業矣。上古初民必無姓名可考，而謂「南正重，火正黎二人相傳爲中國天文曆算之發明者。」（在同一段中，既書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后稷占歲，大撓作甲子，容成造曆，則不必提及此二人。）實未可信，削之爲佳。但作者謂天文曆算與農業有密切關係，可謂一語中肯。致謂「僧侶之所以有知識，以其有閒，能脫離生產勞動。」（第五十二頁）。此語淵源亞里斯多德之玄學一書，亦有可取。但吾仍欲加以補充。蓋太古時代，智慧出衆之人，須有多少科學知識？（古代科學與迷信打成一片）且能設法爲民衆克服自然者，方能爲民衆信服而被推爲僧侶。其初亦勞心勞力與自然鬥爭，及因遠征弱小民族勝利之後，有俘虜以爲奴隸，並代其勞動，而僧侶方成爲有閒階級，勞心而不勞力。養尊處優，亦非倖致。

第三章論西周時代及第四章論春秋戰國時代之經濟，均能窮源竟委，將封建制之特色及其沿革表現無遺。史料之選擇，論斷之精近，亦較前章爲勝。

第四章第四節「貨幣制度之演進」，獨著各種幣制之名稱及沿革。而不一論自然經濟（物物交換）與貨幣經濟社會之不同，似欠週到。因自然經濟大有礙於社會之進步。以物換物吾人既不知此物之質量，遂不知雙方之斷欲。自有貨幣而人與人之關係大爲清晰，且可以享有經濟上之自由。以前勞動者除由僱主供給食宿外，毫無積儲，其事業發展遂受限制。實行貨幣後，勞動者可以自由使用，可以自由選擇工作，報酬及地點，進而可以獲得政治上之自由，因爲有暇從事政治生活。雖自然經濟及貨幣經濟之時代甚難劃分清楚。但經濟史家亦應盡力而爲，以明社會經濟之進步。近人研究中國經濟史者類多忽略此點。

第五章論秦漢時代，第六章論漢末魏晉時代及第七章論南朝與北朝經濟各章均能說明由經濟所致之治亂因果，吾無間言。

第八章論隋唐經濟，因材料較多，有左右逢源之妙。但作者以唐代莊園制度與英國采邑制相比較，則吾以爲二者性質並不符合。自盎格羅薩克森（Anglo-Saxon）時，英國分爲無數采邑，其實封建性之村落耳。以一〇八六年計之，英倫有此采邑九千餘。采邑之地分爲（一）莊園（Demesne（，屬於地主，佔全采地三分之一；（二）佃地（Villeinage），屬於佃戶，而由佃戶納租於地主或以勞役代租者。此地佔全采地三分之二。合而言之，每采地式之村落，有五分之三爲荒地，（即共有的不耕之地），五分之一爲牧場，又五分之一爲可耕地。采邑儼然如一邦，自一行政單位。其佃戶有自由人亦有不自由人，共生產與消費均有獨立性，訂憲法、守習慣，並不如唐代之莊園及奴隸任主人買賣。且采邑設有法庭，由佃戶組織而成，作邑主之陪審官以斷邑事，邑主（或其管家）担任法庭上之紀律爲多，而不常制事。有時邑主並因事而受譴責及處罰。古檔案中不少此類紀載。而唐代莊園主人不過土豪劣紳，雖作威福有家法而無與家共守之法規，自不能比采邑制度之莊嚴。英倫之采邑爲全國性，且有劃一之規定，而唐代莊園制則否。所謂「離之則兩美，合之則兩傷」。（關於采邑制最完備之書，吾敢介紹英倫一九〇六年出版之采邑制及其資料一書 Nathoniel J.

Hone; The Manor and Manorial Records")。

第九章述兩宋之經濟發展及第十章述元代之經濟，立論尚屬平允。但金元幣制仍須一述，否則讀者不知有無變革。又宋之所以滅亡，元之所以得國易代之經過，須加數語交代清楚，否則難免「史事孤立」矣。

第十二、十三章及十四章言清代經濟。精理名言，隨處可見，外侮內患，痛乎言之。誠如作者言，我國地位之陵夷，實因經濟之落人後與帝王專制主義之存在也。

綜觀全書，議論精審，史料選擇，亦具匠心。行文流利可喜。雖有數處史實，考據未精，但小疵不能掩其大醇。蓋經濟史之目的，在說明構成今日經濟組織之前因，及歷代文化之背景，而此書已能達到此目的。又作者治學態度亦甚篤實，並不立異鳴高。且謂「中國經濟史之著作，目前尚在嘗試階段中，吾人絕不可遽作斷言，是甲而非乙。」足徵其科學之精神與客觀之態度矣。此書篇幅無多，堪為大學教本。仍望作者擴而充之，成為更完善之參考書，以饗學者。

三十六年四月四日於國立雲南大學